

無聲戲小說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無聲戲小說

下

〔清〕李漁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無聲戲小說目次

第一回

醜郎君怕嬌偏得艷

此回有傳奇印出

第二回

美男子避惑反生疑

此回有傳奇翻出

第三回

改八字苦盡甘來

第四回

失千金禍因福至

第五回

女陳平計生七出

第六回

男孟母教合三遷

第七回

人宿妓窮鬼訴嫖冤

第八回

鬼輸錢活人還賭債

第九回

變女為兒菩薩巧

第十回

移妻換妾鬼神奇

第十一回

兒孫棄骸骨僮僕奔喪

第十二回

妻妾抱琵琶梅香守節 此回有傳奇兩出

無聲戲小說第七回

覺世釋官編次

賜卿祭酒批評

人。雷。鼓。驚。鬼。訴。媒。冤。

詞云

訪。通。青。樓。寄。冤。散。盡。黃。金。買。笑。金。盡。笑。聲。無。變。
作。吠。聲。如。豹。承。教。承。教。以。後。不。來。輕。造。

這看詞名為如夢令，乃說世上青樓女子薄倖者多。

從古及今，做鄭元和于泮夜的不計其數，弄不見有
第二個穆素徽，第三個李亞仙，做嫖客的人須趁蓮
花未落之時，及早收拾鑼鼓，休待錯夢做了真夢。後
來不好收場，世間多少富家子弟，看了這兩本風流
戲文，都只道妓婦之中，一般有多情女子，只因嫖客
不以志誠感動他，所以不肯把真情相報。故此盡心
竭力，傾家蕩產，去結識香樓。也要想做綉襦記、西樓
夢的故事，誰想個個都有開場，無煞尾，做不上半本。

又有第二個鄭元和。和子叔夜。上臺這李亞仙。務素。與他從新做戲。再不肯再一個。正生搬演到頭。不知甚麼原故。萬曆年間。南京院子裡。有個名妓。姓金。名蕙。小字就叫做蕙娘。容貌之嬌艷。態度之嫵媚。自不必說。又會寫竹畫蘭。往來的都是青雲貴客。有個朱公子。在南京坐監。費了二三千金。結識他。一心要娶他。作妾。只因父親在南直做官。恐生物議。故此權且消停。自延相與之波。每月出銀十兩。銀子包他。不論

自己同宿不同宿。挺是一樣。日間容他會客。夜間不許他留人。後來父親轉了北京要職。把兒子改做北監帶了。隨任讀書。某公子臨行。又兌六百兩銀子與他。為一年薪水之費。約待第二年出京。要他回去。董娘辦酒做戲。替他餞行。某公子就點一本榜繡記。董娘道。放行是好事。為何做這樣不吉利的戲文。某公子道。只要你肯做李亞仙。我就為你打蓮花落也。然恐當夜花邊哭別。分付他道。我素之後。若聽見你留

一次客或改就不來了。董娘道：你與我相處了幾
年，難道還信我，不過若是愁心重的人，或者熬不過
寂寞，要做這樁事，若是沒得穿，沒得吃的人，或者飢
寒，不過沒奈何，要做這樁事，你曉得我愁心原是淡
薄的，如今又有這主銀子安家，料想不會餓死，為甚
麼還想接起客來？某公子一向與他用宿，每到交遊
之際，看他以為舉反以為苦，所以再不與他有二
心。此時聽見這兩句話，自然徹底相信了，分別之後，

又曾與幾次心腹之人到南京，粧做嫖客，走來試他。他堅辭不納，一發驗出他的真心。未及一年，就辭了父親，只說回家省母。竟到南京，要他不想走到之時，爹娘已死過一七了。問是甚麼病死的，鴛兒道：自從你去之後，終日思念你，茶不思，飯不想，一日重似一日。臨死之時，寫下一封血書，說了幾句傷心話。就沒有了。某公子討書一看，果然是血寫的上面的話。教得十分哀切。然尾那幾句云：

生為君側之人，死作君旁之鬼。乞收骸骨，携入貴鄉，他日得成同穴之盟。吾目瞑矣。老婦荷妹幸稍憐之。

某公子看了，號咷痛哭，幾不致生。就換了孝服，竟與內喪一般。追薦已畢，將棺木停在江口。好榮回去，合葬。刻個副室金氏的牌位，供在柩前。自己先回去尋地。臨行又厚贈孀母，遣女兒。雖不是你親生，但他為我而亡也。談把你當至親看待。你第二個女兒，姿色

雖然有限。他書中既託我照管。我轉來時節。少不得也要培植一番。做個屋烏之愛。總來你一家人的終身。都在我身上。就是了。搗母哭謝。而別。却說某公子風流之興。雖狀極高。只是本領不濟。每與婦人交感。不是望門流涕。就是過教倒戈。自有生以來。不曾得一次顛。鴛倒鳳之樂。相慶的名妓。雖多。考校之期。都是草草完篇。不交白卷而已。所以到處便買。森方途人。就問房術。再不見有奇驗的。一日。坐在家中。有个

術士上門來拜謁，取出一封薦書，原來是父親的門生，曉得他要學房中之術，特地送來傳授他的。某公子如饑得食，就把他留在書房，朝夕講究。那術士有三種奇方，都可以立刻見效。第一種叫做坎離既濟丹，一夜止教一女，藥力耐得二更；第二種叫做重陰喪氣丹，一夜可教二女，藥力耐得三更；第三種叫做群姪奪命丹，一夜可教教女，藥力竟可以通宵連旦。某公子當夜就傳了第一種，回去與乃正一試，果然

新美異常。次日又傳第二種。回去與阿妻一試。更覺
得矯捷無比。術士初到之時。從午後坐到點燈。一杯
茶湯也不見到了。第二三日。那茶酒飲食。漸上的
成。起來就曉得是藥方的效驗了。及至某公子要傳
末。沒一種術士就有作難之色。某公子只說他要索
重謝。取出幾個元寶送他。術士道。不是在下有所需
索。只因那種房術。不但微損於己。亦且大害於人。須
是遇着極淫之婦。屢戰不降。萬不得已。別此為兵。

之計則可平常的女子動也是動不得的就是過了
病散也只好偶爾一試若一連用上兩連隨你跌打
的婦人不死也要生一場大病在下前日在南京偶
然連用兩番斷送了一個名妓如今怕損陰德所以
不敢傳授別人某公子道那妓婦叫甚麼名字可還
記得麼術士道姓金名蓮小字斗做蓮娘還不曾死
得有日某公子大驚失色呆了半晌又問道聞得那
婦人近來不接客怎麼揚肯留死術士道他與個甚

麼貴人，有約外面，雖說不接，客要接，餘貴人的耳目，其實暗中，有個牽頭，夜，領人去睡的，某公子聽了，竟像發癡疾的一般，身上寒一陣，熱一陣，又問他道：「這個婦人，有幾個故友，也曾嫖過，都說他的色心，是極淡薄的。」兄方纔講那種房術，遇了極淫之婦，方纔可，肩他又不是個勁敵，為甚麼下那樣毒手，擺佈他？術士道：「在下聞人多矣，婦人淫者，雖多，不曾見這一個人，竟與通宵不倦的，或者去嫖他的，貴友本領不來。」

公子聽
笑夫古
及矣

不能飽其貪心。故此假裝恬退耳。他也曾對在下說
過半三不四的男子。惹得人渴救不得。人餓倒不如
歲拙些的好。某公子聽到此處。九分信了。還有一分
疑惑。只道他是賴風月的謊話。又細上盤問。那婦人
下身黑白何如。肉裡蘊藉何如。術士連件講來。一毫
也不錯。又說小肚之下。批戶之上。有個小小香疤。恰
好是某公子與他結盟之夜。一齊灸來。做記號的。見
他託着心竅。一發毛骨悚然。就別了術士。進去思量。

這○這○個○淫○婦○吃○我○的○飯○穿○我○的○衣○夜○間○接○了○別○人○睡○
也○可○謂○負○心○之○極○了○倒○臨○終○時○節○又○不○知○那○裡○弄○出○
猪○血○狗○血○寫○一○封○遺○囑○下○來○我○料○理○他○的○遺○事○難○
道○被○別○人○弄○死○教○我○償○命○不○成○又○虧○得○被○人○弄○死○萬○
一○不○死○我○此○時○一○定○娶○回○來○了○天○下○第○一○個○淫○婦○
着○天○下○第○一○個○本○領○不○濟○之○人○怎○保○得○不○走○邪○路○
起○不○魁○不○魁○的○事○來○我○這○個○龜○名○萬○世○也○洗○不○去○了○
這○個○術○士○竟○是○我○的○恩○人○不○但○虧○他○弄○死○又○虧○他○無○

心中肯講出來。他若不講，我那裡曉得這些原故。自然要把他骨殖裝了回來。百年之後，與我合葬一處。分明是生前不曾做得好。爲鬼死後來補教了如何了。得當晚尋出那封血書，瞞了妻妾一邊罵一邊燒了。次日就差人往南京毀去副室金氏的牌位，分付家人踏著媽兒的門檻，狠罵一頓了回來。從此以後刻了一篇戒嫖文，逢人就送。不但自己不嫖，看見別人迷戀青樓，就下舌口極辣，這叫做

要知山下路

須問過來人

這一樁事是富家子弟的歡慶了。後才有個才子做
一回賣油，即獨占花魁的小說。又有個才子將來編
做戲文。那些挑葱賣菜的，看了都想做起風流事來。
每日要省一漢草鞋錢。每夜要做一個花魁夢。積
我時定要到婦人家走。誰想賣油即不曾做得個
個都做一齣賣志。說了回來，當面不叫有情，即背地
還罵叫化子。那些血汗錢，豈不費得可惜。榮積末事。

楊州有個妓婦叫做雪娘，生得態似輕雲，腰同細柳。雖不是柔無賽的瓊花，鈔關上的姊妹，也要數他第一。他從幼嬌痴慣了，自己不會梳頭，每日起來洗過了面，就教媽兒替梳。媽兒若還不得閒，就蓬上一兩日，只將就掠，做個懶梳粧而已。小東門外有個篦頭的待詔，叫做王四，年紀不上三十歲，生得伶俐異常，面貌也將就看得過，篦頭篦得輕，取耳取得出，按摩又按得好，姊妹人家的生活，只有他做得多。因在

坡子上看見做一本占花魁的新戲。就忽然動起風
流。興來。心上思量道。獻油柳的人。尚且做得情種。何
况溫柔鄉裡。脂粉叢中。摩疾擦癢之待。詔乎一日走
到雪娘家裡。見他蓮頭坐在房中。就問道。雪姑娘。要
篦頭麼。雪娘道。頭到要篦。只是捨不得錢。自己篦。
罷。王四道。那個想趁你們的錢。只要在客人面前。作
養作養。就勾了一面說。一面解出家伙。就替他篦了。
一次篦完。把頭髮通與他道。完了。請梳起來。雪娘道。

我自己不會動手，往常都是媽替梳的。王四道：梳頭甚麼難事，定要等媽。待我替你梳起來罷。雪娘道：只怕你不會。王四原是聰明的人，又常在婦人家走動，看見梳慣的，有甚麼不會。就替他梳。纒了梳了一個牡丹頭。雪娘拿兩面鏡子，前後一照，就笑起來道：好手段，倒不曉得你這等聰明。既然如此，何不替我梳一總。美銀子還你就是。王四正要借此為進身之階，就一連應了。美箇使得。雪娘叫媽兒

與他當面說過，每日連梳連篦，美銀一分。月尾支銷。月初另起，王四以為得計，日不等開門，就來伺候。每到梳頭完了，雪娥不教修養，他定要捶捶好，好摩弄他的香肌。一日夏天，雪娥不曾穿褲，王四對面替他修養，一個陳搏大睡，做得他人事不知，及至醒轉來，不想按摩待詔，做了針灸師，中百發百中的雷火針，已針着受病之處了。雪娥正在麻木之時，又得此款，與相戀，香魂去而未來，星眼開而道閉，昏中志。

外啣、業、有呼死不報而已。從此以後每日梳完了頭、定要修一次養、不但渾身裡高連內裡都要修到、雪娘要他用心梳頭、比待媒客更加親熱。一日問他道、你這等會越錢、為甚麼不娶房家小、做公人家。王四道、正要如此、只是沒有好的、我有一句話、幾次要和你商量、只怕你未必情愿、故此不敢。高雪娘道、你莫非要賣油、即麼王四道、然也。雪娘道、我一向見你有情、也要嫁你、只是媽、要銀子多、你那裡

出得起。王四道：「他就要多，也不過是一二百兩罷了。要我一主兌出來便難。若肯容我陸續交還，我務幾年生意不着，怕掙不出這些銀子來。」雪娘道：「這等極好，就把他的意思對媽兒說了。媽兒樂極，怕說多了，嚇退了他，只要一百二十兩，隨他五兩一交，十兩一交，零碎收了一摠結，只是要等交完之日，方許從良。若欠一兩不完，還在本案接家。」王四一一依從。當日就交五十兩，那媽兒是會寫字的，王四買個硃新。

教他寫了藏，在草紙袋中，從此以淺撒在他家同住。每日笑飯錢還他，聚得五兩十兩，先交與媽兒上了。經折，同雪娘是自己妻子梳頭篦頭錢一概不笑。每日要服事兩三個時辰，纔得出門做生意。雪娘無客之時，要扯他同宿，他怕媽兒要笑，嫖錢除了收帳，寧可教妻子守空房，自己把指頭替代。每日只等梳頭之時，張得媽兒不見，偷做幾遭，跌匠而已。王四要討媽兒的好，不但篦頭修養，分內之事，不敢辭勞，就是

日間煮飯。夜裡燒湯。烏龜忙不來的事務。也都肯越。祖代庖地方上的惡少。就替他改了孫。呼。呼。做王半。八。笑他。只當做了半。個。王。八。又合着第四的排行。可。謂。極。尖。極。巧。王。四。也。不。以。為。慚。見。人。叫。他。就。答。應。只。要。弄。得。蒜。頭。到。手。莫。說。半。八。就。是。全。八。也。情。愿。充。當。准。工。忙。了。四。五。年。方。纔。交。得。完。那。些。數。目。就。對。媽。兒。道。如。今。是。了。求。你。寫。張。婚。書。把。今。愛。交。卸。與。我。待。我。賃。間。房。子。好。娶。他。過。門。媽。兒。只。當。不。知。故。意。問。道。

甚麼東西是了。要娶那一位過門。女家姓甚麼。何時
做親。待我好來恭賀。王四道。又來取笑了。你的令愛
許我從良。當初說過一百二十兩財禮。我如今付完
了。該把令愛還我去。怎麼假糊塗。倒問起我來。媽兒
道。好胡說。你與我女兒相處了三年。這幾兩銀子。還
不勾甚麼錢。怎麼連人都要討了去。好不欺心。王四
氣得目定口呆。回他道。我雖在你家住。了喪。年夜上
是孤眠獨宿。你女兒的皮肉。我不曾沾一沾。怎麼假

這個名色，賴起我的銀子來。王四只道雪娘有意到
他日間做的勾當，都是瞞着媽兒的。故此把這句話
來抵對。那曉得古語二句正合着他二人。

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

雪娘不但替媽兒做干記，竟翻轉面孔做起被害來。
就對王四道：你自從來替我梳頭，那一日不至纏夾
次，怎麼說沒有相干？一日只笑一錢一年，也該三十
六兩四五年，合算起來不要你我，帳就勾了。你還要

討甚麼人。我若肯從良，怕沒有王孫公子要嫁你。他個待詔夫人王四聽了這些話，就像裝十桶井底凍水，從頭上洗下來的一瓶，渾身沒得冰冷，有話也說不出，曉得這主銀子是私下逃不出來的了，就趕到江都縣去擊鼓。江都縣出了火籤，拿媽兒與雪娘和他對審，而邊不說的話，與私下爭論的一般，一字也不增減。知縣問王四道：從良之事，當初是那個媒人替你說合的？王四道：是他與小的當面做的，不曾用

媒人說合知縣道這等那銀子是何人過付的王四道也是小的親手交的，祇有別人過付知縣道親事又沒有媒人銀子又沒有過付教我怎麼樣審這等他收你銀子可有甚麼憑據麼王四連忙應道，請他親筆收帳知縣道這等就好了快取上來王四伸手到草紙袋中翻來覆去尋了半日莫說經折沒有連草紙也摸不出半張知縣道既有收帳為甚麼不取上來王四道一向是藏在袋中的如今不知那裡去

了知縣大怒說他既無媒証又無票約明係無賴棍徒要霸占娼家女子就丟下籤來重打三十又道他無端擊鼓驚擾聽聞枷號了十日緣放看官你道他的經折那裡去了原來媽兒收足了銀子怕他開口要人預先分付雪娘與他做事之時一面撲抱着他一面向草紙袋摸出去了如今那裡取得出王四前前後後共做了六七年生意方纔掙得這主血財又當了四五年半人白己替他梳了一千幾百個牡丹

從來才
手亦有
不作草
箋

頭如今銀子被他吞去，還受了許多屈刑，教他怎麼
帳得過。就去央個才子，做一張四大完單，把黃絹寫
了縫在背上一邊做生意，一邊訴冤，要人替他講公
道。那裡曉得那個才子，又是有些作孽的，欺他不識
字，那完單裡面，句句說鴛兒之惡，却又句句笑他自
己之欺。完單云：
訴冤人王四，訴為半八之冤，未洗百二之本，被吞
請觀書情，謹文以狀對屬之詞，事念身向，辱基地。

今○梳○拂○州○執○成○業○以○謀○生○事○貴○人○而○糊○口○寒○連○數
障○勾○引○痴○魂○日○與○梳○頭○朝○催○挽○髻○以○披○青○緜
髮○繫○我○綠○毛○身○按○摩○則○內○外○兼○修○喚○不○醒○陳○樽○之
睡○盪○沐○則○髮○容○兼○理○忙○不○了○茶○散○之○工○纏○頭○錦○日
進○千○緜○請○問○係○何○人○執○樞○洗○兒○錢○歲○留○十○萬○不○知
虧○若○個○梳○湯○原○不○思○被○故○之○慳○祇○妄○想○所○吾○所○欲
從○良○家○議○訂○廿○四○五○年○之○前○聘○美○重○資○洋○打○百○二
十○之○外○正○欲○請○期○踐○約○忽○然○負○義○寒○盟○兩○婦○舌○長

雀角鼠牙易競一人智短鯁清鯉濁難分接各背
而探吾囊樂處誰防竊盜管我豚而加我頸予中
方悔疎虞奇寬未雪於廳階隱恨求伸於道路伏
乞

貴官長者義士仁人各贈鄉評以補國法或斷雪娘
歸已使名實相符半八增為全八或連原價還身
使排行復舊四渡城作兩隻若是則揭明不致高
張而龜頭亦可永結矣為此泣請

媽兒自從審了官司出去，將王四的舖蓋與范頭家
伙盡丟出來，不容在寓宿歇。王四只得另租房屋居
住。終日背了這張冤黃，在街上走來走去，不識字的
只曉得他吃了衙衙的虧，在此伸訴。心上還有幾分
憐憫，讀書識字的人看了冤單，個個掩口而笑，不發
半點慈悲。只啣冤單做得好，不說那代筆之人取
笑他的原故。王四背了許久，不見人有一些公道。心
上思量，難道罷了不成。縱使銀子退不來，也教他吃

我○此○戲○受○戒○此○氣○方○終○曉○得○窮○人○的○銀○子○不○是○好○騙
的○就○生○個○法○子○終○日○帶○了○篋○頭○家○伙○背○着○冤○黃○不○往
別○處○做○生○意○單○上○立○在○雪○娘○門○口○替○人○篋○頭○見○有○客
人○要○進○去○嫖○他○就○扯○住○客○人○跪○在○門○前○控○訴○那○些○嫖
客○見○說○雪○娘○這○等○無○情○結○識○他○也○沒○用○况○且○篋○頭○的
人○都○可○以○嫖○得○其○聲○價○不○問○可○知○有○幾○個○跨○進○門○檻
的○依○舊○走○了○出○去○媽○兒○與○雪○娘○打○又○打○他○不○怕○提○又
提○他○不○走○被○他○截○住○目○擊○之○證○弄○得○生○計○索○然○忽○一

日三四病倒在家，雪娘門前無人炒鬧，有個解粮的
 運官進來，嫖他兩個，睡到二更，雪娘睡熟，運官要小
 解，坐起身來，取夜壺，那嫖是不管吹滅的，忽見一個
 穿青的漢子，跪在床前，不住的啼冤，叫枉運官大驚
 道：你有甚麼屈情？半夜三更，走來告訴，快上講來。待
 我幫你伸冤，就是那漢子口裡不說，只把身子掉轉，
 依舊跪下背脊，朝了運官，待他好看，冤帖誰想這個
 運官是不大識字的，對那漢子道：我不曾讀過書，不

曉得這上面的情節。你還是口講罷。那漢子掉轉身
來。正要開口。不想雪娘睡醒。咳嗽一殺。那漢子忽然
不見了。運官只道是鬼。十分害怕。就問雪娘道。你這
房中。為何有鬼。訴寃。想是你家。曹謀。死甚麼。家人麼。
雪娘道。並無此事。運官道。我方纔起來。取夜壺。明
有個穿青的漢子。背了寃黃。跪在床前。告訴見你。咳
嗽一殺。就不見了。豈不是鬼。若不是你家謀殺。為甚
麼。在此出現。雪娘口中。只推沒有。肚裡思量道。或者

是那怕窮鬼害病死了冤魂不散又來纏擾也不可
知心上又喜又怕喜則喜陽間絕了禍根怕則怕陰
間又要告狀運官親了一夜次日起來密訪隣舍隣
舍道客人雖不曾謀死騙人一項銀子是真就犯王
四在他家苦了五六年掙的銀子白白被他騙去告
到官司反受許多屈刑後來替了冤黃連人告訴的
話說了一遍運官道這等那姓王的死了不曾隣舍
道聞得他病在寓處好幾日了死不死却不知道運

官就尋到他寓處。又問他鄰舍說：王四死了不曾？
 舍道：病雖沉重，還不曾死。終日發狂，黃琮在床上亂
 喊。亂叫道：這幾日不去斷冤，便宜了那個淫婦。說來
 說去，只是這兩句話。我們被他聒噪不過，只見昨夜
 有一二更天，不見响動。我們只說他死了，果至半夜
 後，又忽然喊叫起來。道：賊淫婦，你與客人睡得好一
 般，也被我攪擾一場。這兩句話，又一連說了數十遍。
 不知甚麼原故。連官醫醫不己，就黃鄰舍領到床前。

把王四仔細一看，與夜間的面貌，一些不差。就問道：「老王，你認得我麼？」王四道：「我與老客並無相識，只是昨夜一更之後，昏沉沉，似夢非夢，却像到那淫婦家裡，有個客人與他同睡，我走去跪着訴冤，那客人的面貌，却像與老客一般。這也是病中見鬼，當不得真。不知老客到此何幹？」運官道：「你昨夜見的就是我。把夜來的話對他說一遍。」道：「這等看來，我昨夜所見的，也不是人，也不是鬼，竟是你的魂魄。」我既然目擊

此事如何不替你處個公平。我是解濟糧的運官。你明日扶病到我船上來。替我生個計較。追出這項銀子。還你就是。王四道。若得如此。感恩不盡。運官當日依舊去。媒雪娘。絕口不提前事。只對媽兒道。我這次進京。盤費缺少。沒有纏頭。贈你女兒。我船上耗米。尚多。你可叫人來發。我擔去。把與女兒做脂粉錢。只是自間耳目不便。可到夜裡。着人來取。媽兒千感萬謝。果然到次日一更之後。教童子挑了羅襪。到船上已

了一搭回去再來。第二搭只見船頭與水手把纜一敲，大家喊起來，道有賊偷。盪盪纜地方快來拿獲。驚得一河兩岸人，取棹個個持鎗，一齊趕上船來。把龜子一索相住，連篷搭交與夜巡。夜巡領了衆人到他家一搜，現搜出賭銀一搭。運官道：「我船上空了半夥約去一百二條火圍，都是你偷去了。如今藏在那裡快招來，便要斬罪。」是計說不出，教我來挑的話，只是說下討工，只留實令水手把媽兒與龜子一

齊相了、吊在桅上、只留雪娘在家待他、好央人行事。自己進艙去睡了、要待明日送官、地方知事的去勸雪娘道、他朋上是紫火用的意思、你難道不知漕米是緊急軍糧、官府也怕連累、何況平民、你家賊盜都搜出來了、料想推不乾淨、他的題目都已出透、一百二十擔漕米、一兩一擔也該一百二十兩、你不如去勸母親、教他認贖了罷、省得經官動府、刑罰要受、監牢要坐、銀子依舊要賠、雪娘走上艙來、把地方兩少

的語對媽兒說了。媽兒道：「我也曉得他既起這片歹心，料想不肯白過。不如認了晦氣，只當王四那宗銀子不曾騙得，拿來捨與他罷。」就央船頭進艙去說。愿饋未價，求先送官。艙中允了，就教拿銀子來交。媽兒是箇奸詐的人，恐怕銀子出得容易，又要別生事端。回道：「家中分文沒有，先寫一張票約，待天明了，挪借送來。」運官道：「朝廷的國課，只怕他不寫，不怕他不還。只要寫得明白，媽兒就央地方寫了一張票約，竟如

供狀一般送與運官，方纔放了。等到天明，媽兒取出
一百二十兩銀子，只說各處借來的，交與運官。誰想
運官收了銀子，不還票約，竟教水手開船。媽兒恐貽
後患，催隻小船，一路跟着取討，直隨至高郵州。運官
總教上船去當面分付道：「我不還票約，正要你跟到
途中，與你說個明白。這項銀子，不是我有心詐你的，
要替你償還。一主完債，省得你到來世變驢變馬。還
人，你們做娼婦的那一日，不騙人，那一刻不騙人。」

都教你償還，你也沒有許多銀子，只是那富家子弟，
你騙他些也罷了，為甚麼把做手籠的窮人，當做浪
子一般要騙他？伏事你五六年，不得一毫賞賜，反把
他銀子領了，又騙官府認責他，你於心何忍？他活在
寓中，病在床上，尚且憤恨不遇，那魂魄現做人身，到
你家纏擾，何況明日死了，不來執究，恁若明日勸你
還他，就殺你罰你，也決不肯取，故此生這們法
子，逼出那主不義之財，如今原主現在我船上，我替

你當面交還，省得你心上不甘。怪我寬民作賊，就從
沒輪換出來。一面把銀子交還王四，一面把票約柳
典媽兒、媽兒磕頭謝而去。王四感激不盡，又慮轉
去之時，終久要吃淫婦的虧，情愿服事恩人，求帶入
京師，別圖生理。運官依允，帶他隨身而去。後來不知
如何結果。這般事情，是窮漢子喜風流的榜樣。奉勸
世間的嫖客，及早回頭，不可被戲文小說引偏了心。
把血汗錢被他騙去，再沒有第二個不識字的運官。

青樓人扶持公道了

評

有人怪這回小說把青樓女子忒煞罵得盡情、
使天下人見了沒一個敢做嫖客、絕此葷菜食
之門也、未免傷於陰德、或獨曰不然、若果使天
下人見了沒一個敢做嫖客、那此青樓女子沒
有事做、何處去、做良家之婦了、這種陰德更
自無量。

十月

十

無聲戲小說第八回

鬼輪錢活人還賭債

詩云

世間何物最堪驚。
繁變素封為乞丐。
輸家既入還魂陣。

覺世稗官編次
睡鄉茶酒批評

賭勝場中糞粒般。
憤散平地起戈矛。
處處還吞釣命鉤。

安濟人人陶士行。盡收博具付中流。

這首詩是見世人因賭博傾家者多。做來罪骰子的。骰子是無知之物。為甚麼罪他。不知這件東西。雖是無知之物。却像箇妖孽一般。你若不去惹他。他不過是幾塊枯骨。六面鑽眼。極多不過三十六枚。點數而已。你若被他一纏上了。這幾塊枯骨。就是幾條冤魂。六面鑽眼。就是六條鐵索。三十六枚。點數。就是三十。去箇天。置把人相縛住了。要你死就死。要你活就活。

任有後山舉鼎之力。不到烏江。他決不肯放你如今。世上的人。迷而不悟。只要將好好的人家。央他去送。起先要贏別人的錢。不想到輸了自家的本。後來要翻自家的本。不想又輸與別人的錢。輸家失利。贏家也未嘗得利。不知弄他何幹。說話的你差了。世上的錢財。定有著落。不在這邊。就在那邊。你說兩邊都不得。難道被鬼攝去了不成。看官。自古道。鴉片相持。漁翁得利。那兩家賭到後來。你不肯歇。我不肯休。弄來

弄去少不得都歸到甄家手裡。所以賭博場上輸的討愁煩。贏的空歡喜。有的陪工夫。剗剗只有甄家。博利當初一人。有千金家。事只因好賭。弄得精窮手頭。只剩得十兩銀子。還要拿去做孤注。偶從街上經過。見箇道人賣仙方。是一口價。說十兩就要十兩。說五兩就要五兩。還少了就不肯賣。那方又是封著的。當面不許開。要拿回家去。自己拆看。此人把他面前的方一一看過。到一封上面寫着

賭錢不輸方自能

此人大喜，思量道：有了不輸方去賭，要千兩，就千兩，要萬兩，就萬兩，何惜這十兩價錢，就從腰間取有，買了此方，拿回去拆開一看，止得四個大字道：

只是拈頭。

此人大駭，說被他騙了，要走轉去道，仔細想一思想，話雖平常，却是箇至理，我就依着他行，且看如何。屢驗後，此以凌邊見人賭，就去拈頭，拈到後來，手頭有

了。世鈔要自己下場。想到仙方的話。又熬住了。搥手
三年頭。熬了三年。暗裏。實。不。覺。掙。起。一。半。錢。曉。得。那
道。人。不。是。賣。的。仙。方。是。賣。的。道。理。這。些。道。理。人。心。曉
得。人。人。不。肯。行。此。人。若。不。去。十。兩。銀。子。買。怎。肯。奉。為
著。慕。就。如。世。上。教。人。讀。書。教。人。學。好。德。是。教。的。道。理。
但。是。先。生。教。學。生。就。聽。朋。友。勸。朋。友。說。不。聽。是。甚。麼
原。故。先。生。去。來。修。朋。友。不。去。來。修。故。也。諸。休。絮。煩。照
芳。鏡。道。等。說。來。如。願。是。極。好。的。生。意。了。如。今。又。有。一

人爲拈頭反拈去了一分人家。這又是甚麼原故。聽在下說來便知分曉。嘉靖初年蘇州有箇百姓叫做王小山。爲人百伶百俐。真箇是看毛會說話。頭髮都空心的。祖上遺下幾畝地。數間住房。約有二三百金家業。他的生性再不喜將本覓利。只要白手求財。自小在邑。盆行裡走動。替頭家分分籌記。記帳拈些小頭。一來學乖。二來糊口。到後來人頭熟了。本事強了。漸漸的大弄起來。遇着好主兒。自己拿銀子放頭。

遇着不遇魁的先教付稱沒交第馬。只有濟越。沒有
濟勝。久而久之。名聲大了。數百里內外。好此道的。都
來相投。竟做了箇賭行經紀。他又典了一兩花園。居
住新廳。有堂。有臺。有榭。桌上擺些飯。骨。董。壁上掛些
畫。書。畫。一。束。鞋。襪。而。二。米。有。要。賭。沒。稱。的。就。作。了。銀
子。借。他。一。倍。常。濟。幾。倍。他。又。肯。撒。漫。裏。中。儀。箇。厨。子
當。灶。安。排。的。餚。饌。極。是。可。口。拈。十。兩。頭。定。費。六。七。兩
供。給。所。以。人。都。肯。愿。作。成。他。往。來。的。都。是。解。紳。大。老。

公子主孫於平論百家輸贏小可的不敢進他門。極
常常有人勸他自己下場。或者拉他搭一搭。他的主
意。學。清。定。定。的。百。風。吹。他。不。動。只。是。醒。眼。看。醉。人。却
有一件不好。見了富家子弟。不論好賭不好賭。情愿
不請。他。千。方。百。計。定。要。拉。他。下。場。下。了。場。又。要。串。通
慣家。其他一箇。不輸箇乾淨。不放出門。他後三十歲
開場。起。到。五。十。歲。這。二。十。年。間。道。去。的。人。家。若。說。起
帳。來。也。做。清。一。本。百。家。姓。只。是。他。趁。的。銀。子。大。來。大。

去家計到此也。還不上千金，那時齊門外有箇老者，也姓王，號德軒，為人智巧，不是忠厚有條，祖父並無遺業，是他克勤克苦，掙起一子人家，雖然只有二三千金事業，邪心上高的財主，反不如他後客。外無石藥，王懼之名，內有陶朱倚頓之實。他的田地都買在平鄉，高不惹，卑不惹，水他的店面都置在市口，租收得重稅，納得輕，宅子在平村，平郭之間，前有林田，沒有菜園，門上件事，件不須錢買，取之當中，而

有餘性子，雖才十分慳吝，錢財上也沒得錯與人。田地是他逐家置的，房屋是他逐間起的，樹木是他逐根種的。看有豪家勢官，要占他片瓦尺土，一草一木，他就要與你拚命。人知道他的便宜難討，也不去惹他。上不欠官糧，下不放私債，不想昧心錢，不做欺公事。夫妻兩口，逍遙自在，真是告對烟火神仙。只是子嗣難得，將近五旬，纔生一子，因往瓦室山祈嗣而得。取名喚做生生，清眉清目，秀聰穎，可憐將及鬢髮。

繼軒要送他上學，只怕搭了村塾中不肖子弟，習于下流，特地請一蒙師在家訓讀，平步不放出門，教到十六七歲，文理粗通，就把先生解了，他不想見子，上進只求承守家業而已。倘有一年，蕪州米糧甚賤，繼軒的租米不肯輕賣，聞得山東河南一路年歲荒歉，客商販六陳去糶者，人人得利，繼軒就催下船隻，把租米盡裝下船，裝往北路糶賣。臨行分付三生道：「我去了之後，你須要閉門謹守，不可開行游蕩，結交匪人。」

花費我的錢鈔。我回來查帳，若少了一大半分，你須要仔細。竺生唯唯聽命。遂父出門，終日在家靜坐。忽一日，生起病來，求醫無效。問卜少靈。母親道：「你這病，想是物來出來的，何不到外面走走，把精神血脈，活動一活動，或者強如吃藥，也不可知。」竺生道：「我也想如此，只是我不曾出門，得慣東西南北，都不知為一。走出門去，再不轉來，如何是好？」母親道：「不妨，我叫最兄領你。」就是次日，叫人到媒家，喚了媒兒來，慶生來。

慶生與竺生同年，只大得幾月。凡事懵懂，只有路頭
還熟。當日領了竺生，到虎丘三塘游玩。了一日回來，
不覺精神健旺，竟不是出門時節的病容了。母親大
喜，以後日遂教他出去渡渡。一日走到一箇去處，經
過一兩園亭，只見

曲水遶門，遠山當戶外。有三折小橋，曲如之字。內
有千重窰檻，碎若冰紋。假山高聳，出牆頭。積雨生
苔，畫出筒。秋色滿園，關不住。芳樹參差，圓屋角。因

風散綺。玉。得。簡。春。城。無。處。不。飛。花。粉。牆。千。堞。白。無。
痕。疑。入。凝。寒。雪。洞。野。水。一。泓。青。有。聲。知。為。消。夏。荷。
亭。可。稱。天。上。蓬。萊。真。是。人。間。福。地。若。非。石。崇。之。金。
谷。定。為。謝。傅。之。東。山。所。喜。者。及。有。之。牆。可。窺。所。苦。
者。如。海。之。門。難。入。

竺生看了，不覺動心駭目。對慶生道：「我們游了幾日
名山，到不知這所花園有趣。外觀如此富麗，裡面不
知怎麼樣精雅。可惜不能勾過游一遊。慶生道：「這園

畢竟是鄉官人家的，定有個園丁看守。若把幾個銅錢送他，或者肯放進去，也不可。但不知他住在那一間屋裡。竺生道：「這大門是不開的，我們竟走進去，撞着人，問他就是了。」兩人推開大門，沿着石子路走，走過幾轉迴廊，並不見個人影。行到一個池邊，只見許多金魚浮在水面，見人全不驚避。兩人正看得好，忽有一人，頭戴一字紗巾，身穿紫色道袍，腳踏半舊紅鞋，手拿一把高麗紙扇，走到二人背後，實裝一拳。

二人回頭嚇出一身冷汗。看見如此打扮，定不是園丁了。只說是鄉宦自己出來，怕他拿為賊論，又不敢向前施禮，又不肯轉身逃避，只得假相埋怨。一個道：「都是你要進來看花，一個道：「都是你要來看景致。」口裡說話，臉上紅一塊白一條，看他好不難過。這園中，的從從容容道：「二位不須作意，我這小園，是不禁人遊玩的。要者只管看，只是荒園，沒有甚麼景致。」二人纔放心道：「這等多謝老爺。」小人們輕造寶園，得罪了。

戴中的道。我不是甚麼官長。不須如此稱呼。賤姓姓
王。號小山。與兄們一樣。都是平民。請過來作揖。二人
走下來。深深唱了兩個偈。小山又請他坐下。問其姓
名。慶生道。晚生姓朱。賤名慶生。這是家表弟。姓王。名
竺生。是家姑夫王繼軒的兒子。看官。你說小山問他
自己姓名。他為何說出姑夫名字。他說姑夫是個財
主。提起他來。小山自然敬重。却也不差。果然只因拖
了這個尾聲。引出許多妙處。原來小山有一本皮裡

有反裡
恨道者
顯多

帳簿凡蕪州城裡城外有碗飯吃的主兒都記在上
面。這王繼軒名字上還圈着三個大圈的。當時聽見
了這句話。就如他鄉遇了故知。病中見了情戚。顏色
又和藹了幾分。眼睛更鮮明了一半。就回他道。小子
姓王。兄也姓王。這等五百年前共一家了。況且令尊
又是久慕的。幸會幸會。連忙喚茶來。三人吃了一杯。
只見小廝稟道。裡面客人餓了。請阿爹去陪吃午飯。
小山對着二人道。有幾個敝友在裡邊。可好屈二兄

進去用些便飯。二人道：素昧平生，怎好相擾？立起身來，就告別。小山一把扯住竺生道：這樣好客人，請也請不至。小子決不輕放的。不要客氣。慶生此時腹中，正有些餓了。午飯儘用得着。只是小山止扯竺生，再不敢來扯他，不好意思。只得先走。小山要放了竺生去，扯他只怕留了陪賓友走了。正客自己拉了竺生，往內竟走。叫小廝去扯那位小官人進來。二人都被留入中堂，只見裡面捧出許多厦飯，銀盃金筋，光怪陸

此後一
 設菜高
 賭場望
 處作者
 具有派
 心見淨
 呼盧一
 古不似
 輸與折
 本即呼
 關可也

雜擺列完了小山道請衆位出來只見十來個客人
 一齊擁出也有戴巾的也有戴帽的也有穿道袍而
 科頭的也有戴巾帽穿道袍而跳足的不如甚麼緣
 故二人走下來要和他们施禮衆人口裡說個請了
 手也不拱竟坐到桌上狂飲大嚼去了二人好生沒
 趣小山道二兄快請過來要用酒就用酒要用飯就
 用飯這個所在是斯文不得的二人也只得坐下用
 了一兩杯酒就討飯吃把各樣菜蔬都嘗一嘗竟不

無一不
有損于
人現者
不可厭
其繁冗

知是怎樣烹調。這般有味。竺生平常吃的。不過是白
水○煮○的○肉○豆○油○煎○的○魚○飯○鍋○上○蒸○的○鴨○蛋○莫○說○口○中
不○曾○嘗○過○這○樣○的○味○就○是○奠○子○也○不○曾○聞○過○這○樣○的
香○正○吃○到○好○處○不○想○被○那○些○客○人○狼○吞○虎○食○却○似○風
捲○殘○雲○一○霎○時○剩○下○一○桌○空○碗○吃○完○了○也○不○等○茶○漱
口○把○快○子○亂○丟○一○齊○都○吃○去○了○竺○生○思○量○道○這○些○人
好○古○怪○看○他○容○貌○又○不○像○俗○人○為○何○都○這○等○粗○鹵○我
聞○得○讀○書○人○都○尚○脫○略○想○來○這○些○光○景○就○叫○做○脫○略

了二人擾了小山的飯又要告辭小山道請裡面去
看他們呼盧消消飯了奉送二人不知怎麼樣叫做
呼盧欲待問他又怕粧村出醜思量道口問不如眼
間進去看一番就曉得了跟着小山走進一座亭子
只見左右擺着兩張方桌桌上放了骰盆三四人一
隊在那邊擲色每人面前又放一堆竹籤長短不齊
大小不一又有一箇天平法馬搬來運去再不見住
竺生道難道在此行令不成我家請客是一面吃酒

一○而○行○令○的○他○家○又○另○是○一○樣○規○矩○吃○完○了○酒○方○纔○
行○令○正○在○猜○謎○之○際○忽○地○左○邊○桌○上○二○人○相○索○起○來○
這○個○要○竹○籤○那○個○不○肯○與○爭○爭○鬧○鬧○喊○個○不○休○這○邊○
不○會○嚷○得○了○那○邊○一○桌○又○有○二○人○相○罵○起○來○你○射○我○
爺○我○錯○你○娘○氣○勢○洶○洶○只○要○交○手○竺○生○對○慶○生○道○看○
這○樣○光○景○畢○竟○要○打○得○頭○破○血○流○纔○休○我○和○你○甚○麼○
要○緊○在○此○耽○擱○愛○怕○正○想○要○走○誰○知○那○兩○個○人○鬧○也○
鬧○得○凶○和○也○和○得○快○不○上○一○刻○兩○家○依○舊○同○盆○鄰○色○

相好如初。回看左桌二人，也是如此。竺生道：「不信他們的度量，這等寬宏，相打相罵，竟不要人和事。想當初，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就是這等的涵養。看了一會，小山忽在衆人手中奪了幾根小籤，交與竺生。少頃，又奪幾根，交與麈生。一連幾次，二人共接了一二十根，捏便捏在手中，竟不知要他何用。又怕停一會還要吃酒，照竹籤箕林數自家量淺，吃不得許多。要推辭不受，又恐不是惹衆人笑，只得勉強收着。看到將

晚衆人道不擲了，主人家算帳，小山叫小廝取出算盤，將衆人面前的大小竹籤一數，一算算完了，寫一個帳道：

某人輸若干，某人贏若干，頭家若干。

小頭若干。

寫完念了一遍，回去取出一個拜匣，開出來都是銀子，分與衆人到臨了，各取一錠，付與竺生慶生，將小籤仍收去了。竺生大駭，扯慶生到旁邊道：「這是甚麼？」

原故莫非算計我們慶生道他若要我們的銀子叫
做算計如今倒把銀子送與你我料想不是甚麼歹
意只是也要問個明白纔好拿去就扯小山到背後
道請問老伯這銀子是把與我們做甚麼的小山笑
道原來二兄還不知道這叫做拈頭他們在我家賭
錢我是頭家方纔的竹籤叫做壽馬是記銀子的數
目但凡贏了的每次要送幾根與頭家就如打抽豐
一般在旁邊者的都要拈些小頭這是白白送與二

位的以淺不棄常來走走再沒有白過的就是方纔
的酒飯也都出在衆人身上不必取諸囊中落得常
來吃此二兄不來又有別人來吃去二人聽了大喜
道原來如此多謝多謝只見衆人一齊散去竺生慶
生也別了小山回來對母親一五一十說個不了又
取出兩錠銀子與母親看不知母親如何歡喜說他
二人本事高強騙了酒飯吃又袖了銀子回來慶生
還爭功道都虧我說出姑夫他方纔如此敬重誰想

母親聽罷，登時變下臉來，把銀子往地下一丟，道：「好，不爭氣的東西！那人與你一面不相識，為甚麼把酒飯請你，把銀子送你？你是吃鹽米大的，難道不曉得這個原故？我家銀子也取得幾千兩出來，那希罕這兩錠？從明日起，再不許出門。對慶生道：『你將這銀子明日送去還他，說我們清白人家，不受這等腌臢之物。』丟了，就來連你，也不可再去罵得兩人翻喜為愁，變笑成哭。把一天高興，掃得精光。竺生沒趣，竟進

這等者
來騙小
官還是
感德之
事

房去睡了。慶生拾了兩錠銀子，努着嘴皮而去。看官
你說，生生的母親，為何這等有見識，就曉得小山要
誘賭，把銀子送去還他，要曉得他母親所疑的全不
是誘賭之事。他只說要騙這兩個孩子，做龍陽，把酒
食甜他的口，銀子買他的心。如今世上的人，一百個
之中，九十九個，有這件毛病，那曉得這王小山是南
風裡面的魯男子，偏是誘賭之事，當疑不疑，為甚麼
不疑他，只道生生是個孩子，東西南北都不知，那曉

得賭錢擲色。不知道樁技藝。不是生而知之。都是學而知之的。他又道賭場上要銀子。纔動得手。二人身邊駭銅。沒有一厘。就是要賭人。也不肯搭他。不知世上別的生計。都要現買。獨有這樁生意。肯賒空。拳白手也都做得來。他婦人家。那裡曉得。次日。生被母親拘住。出不得門。慶生獨自一個。依舊走到花園裡來。小山不見。竺生大覺沒興。問慶生道。令表弟為何不來。慶生把他母親不喜。不放出門之事。真告告

案只是還銀子的話不說出來。小山道：「原來如此。」因
沒個令表弟到別處去，帶便再來走。慶生道：「自然
說完了。」小山依舊留他吃飯，依舊把些小頭與他。臨
行叮囑而去，却說生生一連坐了幾日，舊病又發起
來，哼哼嗷嗷，啼啼哭哭，起先的病倒不是拘束出來
的。如今真正害的是拘束病了。慶生走來看他，姑娘
問道：「前日的銀子拿還他，不曾？」慶生道：「還他了，姑娘
道：『他說些甚麼？』慶生道：『他說不要就罷，也沒甚麼嫌。』」

姑娘又問道、那、人、有、多、少、年、紀、了、慶、生、道、五、六、十、歲、姑、娘、聽、見、這、句、話、半、晌、不、言、語、心、上、有、些、懊、悔、起、來、道、五、六、十、歲、的、老、人、家、那、裡、還、做、這、等、沒、正、經、的、事、倒、是、我、疑、錯、了、對、慶、生、道、你、再、領、來、弟、出、去、走、走、只、不、要、到、那、花、園、裡、去、就、去、也、只、是、看、看、景、致、不、可、吃、他、的、東、西、受、他、的、錢、鈔、慶、生、道、自、然、竺、生、得、了、這、道、教、書、病、先、好、了、一、半、連、忙、同、着、慶、生、竟、到、小、山、家、去、小、山、接、着、比、前、更、喜、十、分、自、此、以、後、教、竺、生、坐、在、身

邊一面拈頭一面學賭。竺生原是聰明的人，不上三五日，都學會了。學得本事會時，腰間袖的小頭，也有了一二十兩。小山道：你何不將這些做了本錢，也下場去試一試。竺生道：有理。果然下場一試，却也古怪。新出山的老虎，偏會吃人，喝自己。四五六就是四五六，呪別人么二三就是么二三，一連三日，贏了二百餘金。竺生恐怕拿銀子回去，母親要盤問，只得悄悄拜匣封鎖了，寄在小山家中。日日来賭，賭到第四回。

慶生見表弟贏錢眼中出火腰間有三十多兩小頭也要下場試試。怎奈自己的聰明不如表弟再學不上小山道。你若要賭何不與令表弟合了他贏你也贏坐收其利何等不妙。慶生道說淨有理就把銀子與竺生合了。偏是這日風色不順要紅沒有紅要六沒有六不上半日二百三十餘兩輸得乾乾淨淨竺生理怨表兄沒利市慶生埋怨表弟不用心兩個袖手旁觀好不甘心。衆人道小王沒有稍小山何不借

些與他擲擲小山道銀子儘有、只要些當頭抵抵、只
當貸出來、衆人勸竺生把些東西權押一押、竺生道、
我父親雖不在家、母親當得嚴緊、那裡取得東西出
來、衆人道、歎子、那個要你回去取東西、只消把田地
房產、寫在紙上、暫抵一抵、若是贏了、先還他銀子、原
取出來、就是輸了、也不過放在他家、做個意思、待你
日後自己當家、將銀取贖、難道把你田地房產、拍了
回來不成、竺生聽了、豁然大悟、就討紙筆來、寫慶生

小山如
與實心

道本大利大，有心寫契多，借幾百兩，好贏他們幾千
兩回去。竺生道：「自然。」小山叫小廝取出紙墨筆硯，竺
生提起筆來，正要寫，想一想，又放下來，道：「我常見人
將產業當與我家，都要前寫坐落何處，後開四五分
明方纔成得一張契。我那些田地，從來不曾管業，
遇不曉得坐落在何方，教我如何寫起，衆人都道他
說得有理，呆了半晌，那曉得王小山又有一部皮裡
丹箝，凡是他家的田地、山塘、房產、屋業，都在上面，不

○使○註○共○
○錢○財○也○
○只○句○買○
○朱○本○資○

○但○函○數○多○案○地○方○坐○落○記○得○不○差○連○那○原○主○的○尊○名○
○田○隣○的○大○號○都○登○記○得○明○明○白○白○到○此○時○隨○口○念○來○
○如○流○似○水○他○說○一○句○竺○生○寫○一○句○只○空○了○銀○子○數○目○
○中○人○名○字○待○臨○了○填○小○山○道○你○要○當○多○少○竺○生○道○二○
○百○兩○罷○小○山○道○多○則○一○千○少○則○五○百○二○三○百○兩○不○好○
○算○帳○慶○生○道○這○等○就○是○五○百○兩○罷○竺○生○依○他○填○了○慶○
○生○對○衆○人○道○中○人○寫○你○們○那○一○位○小○山○道○他○們○是○同○
○賭○的○人○不○便○作○中○又○且○非○親○非○戚○這○個○中○人○須○要○借○

重你慶生道：只怕家姑娘曉得，埋怨不便。衆人道：不過暫抵一時。那裡到令姑娘曉得的由地。慶生就着了花押，小山收了對竺生道：銀子不消兌出來，省得收拾費力。你只管取籌馬賭。三五日結一次帳。贏了我替人兌還你，輸了我替你兌還人。竺生道：也說得是。收了籌馬，依舊下場。也有輸的時節，也有贏的時節。只是贏的都是小主輸的，都是大主贏了。十次抵不得輸去一次的東西。起先把銀子放在面前輸去。

的時節也。還有些肉疼。如今銀子成日不見面。丟去都是些竹片。得來也不覺十分可喜。失去也不覺十分可惜。慶生被前次輸怕了。再不敢去搭本。只會拈頭。到還把穩。只是衆人也不似前番沒有肥頭。把他拈去。小山曉得他家事不濟。原不圖他只因要他作中。故此把些小頭勾搭住他。不然早早遣開去。了竺生開頭一次寫契。心上還有些不安。面上帶些忸怩之色。寫到後來。漸漸不覺寒了。要田就是田。要

地就是地要房產就是房產起先還是當典小山小山應出來賄多了中間一個轉折還覺得不耐煩到後面一費輸得直扶痛快了竟寫賣契付與贏家只是契後吊一筆道

待父天年任憑營業

寫到後來約有一二十張小山狀裡第一筆道他的家事差不多了不要放來生債便假正經起來把眾人狠說一頓道他是有父兄的人你們為何只會學

這英的
話若肯
早說幾
日便是
一個聖
賢

住他賭他父親回來知道萬一難為他起來你們也
過意不去況且他父親苦捋一世也多少留此與他
受用受用難道都送與你們不成衆人拱手謝罪情
愿救松排場竺生還捨不得丟手被他說得詞嚴義
正也只得罷了心上還感激他是個好人肯留此與
我受用只說父親的產業還不止于此那曉得連根
都去了看官假如他母親是好說話的此時還好求
教于母乘父未歸做個苦肉計或者還退些田地轉

來也。不可知。那曉得。倒被前日。那些峻厲之言。封住
兒子的口。叮見人家父母嚴的也。得一半寬的也。得
一半。只要寬得。有又寸。且說王繼軒裝米去賣。指望
俏頭上。一脫便回。不想天不由人。折了許多本。還坐
了許多時。只因山東河南米價太貴。引得湖廣江西
的客人。個個裝糧食來賣。繼軒到時。只見米麥堆積
如山。真是出處不如聚處。只得把貨都發與舖家。坐
在行裡討帳。等等十朝。遲遲半月。再不得到手。又有

字生可
新善序
子不若

幾宗被主人家支去用了。要討起這客的米錢。應運
前客。所以准准耽擱半年。身雖在外。心却在家。思量
兒子年幼。自小不曾離爺。我如今出門許久。難保得
沒有些風吹草動。憂慮到此。銀子也等不得討完。丟
些餘帳。便走到了家中。把銀兩錢鈔文契帳目。細細
一查。且喜得原封不動。纔放了心。只是伺察兒子的
舉止。大不似前。體態甚是輕佻。言語十分粗莽。吃酒
吃飯。不等人齊。便先舉筋。見人見客。不論尊卑。一舉

此種氣
的氣
少不
一
也
學

拱手無語。笑怒罵動，無傷人。父母人，以惡言相答。
恬然不以爲警。怒不知是那裡學來的樣子。幾時變
成的。氣質。繼軒在外。憂鬱太過。原帶些病根。回來。此
時見兒子一舉一動。看不上眼。教他如何不氣。火上
添油。不覺成了隔氣之病。自古道。瘋癆。微隔。關羅王
請的上客。那有醫濟好的。一日重似一日。眼見得。不
濟事了。臨危之際。叫竺生母子。坐在床前。把一應文
券帳目。交付與他。道。這些田產銀兩。不是你公公遺

下來的、也不是你父親做官、做吏、論千論百、抓來的。
要曉得、逐分逐厘、逐款逐間、從骨頭上磨出來、血汗
裡掙出來的、我死之後、每年的花利、料你母子二人、
吃用不完、可將餘剩的、逐年置些生產、漸漸擴充、火
來、也不枉我掙下這些基業、縱不能勾擴充、也須要
承守、餓死不可、賣田、窮死不可、典屋、一典賣、動頭、就
要成破竹之勢了、我如今雖死、精魂一時不散、還在
這前後左右、看你幾年、你須要謹記我臨終之話、說

完一口氣不來，可憐死了。竺生母子號天痛哭，成服開喪，頭一箇吊客就是王小山。其餘那些賭友吊的，吊唁的，唁往往來來，絡繹不絕。小山又聞衆人出子，前來祭奠，意思甚是慇懃。竺生之母起先只道丈夫在日不肯結交，死後無人做保。如今看此光景，心下甚是喜歡。及至七七已完，遣薦事單，只見有人來催竺生出喪。竺生回他年月不利，那人道：「趁此熱喪，不舉過清冷了一貴，要選年擇日。」斃棚工失竺生與他

附耳唧噥說了許多私話。那人又叫竺生領他到內室裡面，走了一遍東看西看，就如相風水的一般，不知甚麼原故，待他去後，母親盤問竺生，竺生把別話支吾過了。又隔幾時，遇着秋收之際，全不見有租米上門。母親問竺生，竺生道：「今年年歲荒歉，顆粒無收，母親道：「又不水，又不旱，怎麼會荒起來？」要竺生領去踏荒。竺生不肯。一日自己叫家人僱了一隻小船，搖到一個庄上，種戶出來問是那家宅眷，家人道：「我們

的家主叫做王繼軒如今亡過了這就是我們的主
母種戶道原來是舊田主請裡而坐竺生之母思量
道田主便是田主為何加個舊字難道父親傳與兒
子也分個新舊不成走進他家就說今歲雨水調勻
並非荒旱你們的租米為何一粒不交種戶道租米
交去多時了難道還不曉得竺生之母道我何曾見
你一粒種戶道你家田賣與別人我的租米自然送
到別人家去為甚麼還送到你家來竺生之母大驚

道我家又不少吃，又不少穿，為甚麼賣田？且問你是何人寫契，何人作中？這等胡說。種戶道：是你家大官寫契，朱家大官作中，親自領人來召佃的。竺生之母不解其故，盤問家人，家人把主人未死之先，大官出去賭博，將田地寫運賭債之事，一一說明。竺生之母方纔大悟，渾身氣得冰冷，話也說不出來，停了一會，又叫家人領到別庄上去。家人道：娘娘不消去，得各處的庄頭都去盡了，莫說田地，就是身底下的房子，

熟裝時
竟是個
瘋子。

也是別人的前日，來催大官出喪，他要自己搬進米
住。如今只剩得娘娘和我們，不曾有隻主，其餘家堂
香火都不姓王了。說得竺生之母，眼睛直豎，就像泥
塑木雕的一般。就叫收拾回去，到得家中，把竺生扯
至中堂，掣了一根竹片，道：「瞞了我，做得好事，打不得
兩三下，自己悶倒在地。口中鮮血直噴。竺生和家人
扶了上床，醒來又暈去，暈去又醒來。如此三日，克與
丈夫做伴去了。竺生哭了一場，依舊照前殯殮不提。

却說這兩住房原是寫與小山的小山自知官業不
便賣與一箇鄉紳那鄉紳也不等出喪竟着幾房家
人搬進來住竺生存身不下只將把二喪出了友却
與他可憐產業窠巢一時蕩盡還虧得父親在日定
下一頭親事女家也是個財主夫人見女婿無着
落又不好悔親只得招在家中做了布袋漢來虧丈
人扶持他自己也肯改過雖不能恢復舊業也還而
免饑寒王竺生的結果不過如此沒有甚麼希奇却

說王小山以前趁的銀子來來去去不曾賺得人家
虧得王竺生這主橫財方纔置些實產起先誘賭之
時原與衆人說過他淨一半衆人分一半的所以王
竺生的家事共有三千他除供給雜用之外淨得一
千五百兩平空添了這些手頭自然活動只是一件
銀子便淨了一大主生意也走了一大半為甚麼原
故遠近的人都說他數月之中弄完了王竺生一分
人家又坑死他兩條性命手也成辣心也成狠故此

人都怕他起來財主人家都把兒子關在家中不放
出來送命王小山門前車馬漸漸稀疎到得一年之
外鬼也沒得上門了他是熱鬧場中長大的那裡冷
靜得過終日背着手踱進踱出再不見有個人來一
日立在門前有個客人走過衣裳甚是楚楚漢面跟
着兩擔行李一擔是隨身鋪蓋一擔是四隻皮箱皮
箱比行李更重却像有銀子的一般那客人走到小
山面前拱一拱手道借問一聲道邊有買貨的主人

家叫做王少山住在那裡小山道問他何幹客人道
在下要買些綉緞布疋聞得他為人信實特來相投
小山想一想道他問的姓名與我的姓名只差得一
筆就冒認了也不為無因况我一向買貨原是在行
的目下正冷淡不過不如留他下來趁此用錢買買
小菜也是好的土門生意不要錯過便隨口答應道
就是小弟客人道這等失教了小山把他留進園中
揖畢坐下少不得要問尊姓大號貴處那裡客人道

在下姓田一向無號。雖住在四川重慶府鄧都縣祖籍也原是蘇州小山道。這等是鄉親了。說過一會閒話就擺下酒來接風。吃到半中間叫小廝拏色香來行令。等了半日再不見拿來。小山問甚麼原故。小廝道一向用不着。不知丟在那個壁角頭再尋不出。小山罵道：「没用奴才還喜得是吃酒行令。」若還正經事要用也罷了。不成家人道：「主人家不須着惱。我拜匣裡有一個取出來用用。」就是說完就將拜匣開了。取

出一付骰子一個色盆小山接來一看那骰子是用
得熬上滑上稜角都沒有的色盆外面有黃纒裹着
花梨架子嵌着擲來是不響的小山大驚道老客帶
這件家伙隨身莫非平日也好呼麼客人道生平
以此為命豈特好而已哉小山道這等待我的藥個
朋友與老客擲了何如客人道在下有三不賭小山
問那三不賭客人道賭錢論而不賭吃齋便飲不賭
適貧賤下流不賭小山道這等不難待我的幾位鄉

紳大老把主馬放火，賠到二三千金，結一次發說
是了。客人道：這便使過小山道：既然如此，借稍看一
看，是甚麼銀水，待我好教他們照樣帶來。客人道：也
說得是，就叫家人把四隻皮箱一齊搬出，揭去漆紙，
對開了青銅鎖，把箱蓋掀開，小山一看，只見

銀光閃爍，寶色陸離，大鏡如缸，隻隻無人橫野渡，
彎形似月，澄澄如水，映長天而止，無絲毫封鎖，細
如蛛網，脚履將眼皆通腹，寂若蜂窠，將來布滿。

園儘可購成福地。若使壘為阿堵，也堪圍住。行久
小山道。這樣銀水，有甚麼說得。請收了。屋客人道。這
外面冷靜，我不放心。你不如點一點數，自替我收在
裡面去。輸了，便替我兌還人。贏了，便替我買貨。小山
道。使得。客人道。我的銀子，都是五兩一錠，沒有兩錢
的。拿天平來，兌就是。小山道。這樣大錠，自然有五兩
不消兌得。只數錠數，就是。了一五一十，數完了一箱。
齊頭是二百錠，共銀一千兩。其餘三箱，總是一樣。

成四千兩之數。小山看完，依舊替他鎖好，自己爲了封皮封得牢，固，教小廝搬了進去。當晚一家歡喜。小山夢裡也笑醒來，真是天上掉下來的生意。到次日，等不得梳頭，就徃各鄉紳家去道謝。我家又有一個好主，見上門請列位去，贏他幾千兩用。各鄉紳道：只怕沒有第二個。王竺生了小山道：我也不知他的家事。比王竺生何如？只是賒現二字，也就有天淵之隔了。各鄉紳聽見喜之不勝，一齊分付打聽，竟到

小山家來。小山請客人出來，見畢，吃了些點心，就下
場賭。眾人與小山又是串通的，起先故意輸與客人。
當日客人贏了六七百兩，次日又贏了二三百兩。到
第三日，大家換過手法，接連贏了轉來，每日四五百
兩。賭到十日之外，小山道：「如今該結帳了，就將算馬一
數帳簿一結，算盤一打，客人共輸四千五百兩，小山
道：「除了箱內之物，還欠五百兩零頭，請兌出來再賭。
客人道：「帶來的本錢只有這些，求你借我千把，我看

贏得轉來，加利來還，若再輸了，捉寫一票回去取來，就是小山道我與你並不相識，知道你是何等之人。你若不還我，那裡來尋你，這個使不得。大家收拾排場，不消再賭五百兩的零頭，是要找出來的，不要大模大樣，他們做鄉官的，眼睛認不得你，甚麼財主，若不稱出來送官送府，不像體面，客人道你曉得我，只有這些稍都交與你了，如今回去的盤費，尚且沒有，教我，把甚麼還他，小山變下臉來，走進房裡，將行李

一檢又把兩個家人身上一搜果然半個錢也沒有
只得逼他寫一張欠票約至三月淡一併送還明曉
清談處討的不過是個拖繩放的方法衆人教小山
拿銀子出來分散小山腔裡是有毛病的原與衆人
說開照王竺生故事自己得一半衆人分一半的如
今客人在面前不好分得只得對衆人道今日且請
回待明早送客人去了大家來取就是衆人道這等
要你出名寫幾張欠票明日好照票來支小山道使

得提起筆來竟寫，也有論千的，也有論百的，衆人捏
了票子都回去了，小山當晚免不得辦個豆腐羹，道
與客人餞行，客人道：在下生平再不失信，你到三個
月後還約衆人等我，我不但送銀子來，還要帶些
來翻本，小山道：但願如此，吃完了酒，又問客人討了
那四把鑰匙，過來，終打發他，睡到次日，送得出門，衆
鄉紳一齊到了，小山忙喚小廝，搬皮箱出來，一面取
天平伺候，只見一個小廝，把四隻皮箱，疊做一棹，兩

隻手揀了出來，全不吃力。小山驚問：「這四隻箱子，有二百六七十斤重，怎麼一次就搬了出來？」小廝道：「便是這等古怪。前日搬進去，是極重的；如今都屁輕了。不知甚麼原故。」小山吃了一驚，遂隻把封皮驗過，都不曾動。忙取鑰匙開看，每箱原是二百錠，一錠也不少。纔放了心，就把天平上一邊放了法馬，一邊取銀子來充括。一錠上手，果然是屁輕的。仔細一看，條道是甚麼東西。有兩江員詞為証。

曾○聚○
人○

硬○紙○一○層○作○骨○外○糊○錫箔如銀○原○來○面○上○細○絲○紋○
都○是○盪○痕○板○印○者○去○自○應○五○兩○稱○來○不○上○三○分○下○
爐○一○試○假○和○真○史○做○蜘蛛○滿○空○飛○盡○

原○來○都○是○此○紙○錠○小○山○把○眼○睛○定○了○一○會○對○衆○人○道○
不○好○了○青○天○白○日○被○鬼○騙○了○這○四○皮○箱○都○是○紙○錠○要○
他○何○用○衆○人○都○去○取○看○果○然○不○差○你○看○我○我○看○你○一○
個○也○不○做○聲○小○山○想○了○一○會○道○怪○道○他○說○姓○田○田○字○
乃○鬼○字○的○頭○又○說○在○鄆○都○縣○住○鄆○都○乃○出○鬼○的○所○在○

人自欺
耳

詳來一將不差。只有原籍蘇州的話。沒有着落。是便
走了。我和他前世無冤。今世無仇。為甚麼。將這個圖
套來弄我。把紙錠根了。又看中間。隱隱躍躍。却像有
行小字一般。拏到日頭底下。仔細一認。果然有印板
印的七個字道。
不孝男王竺生奉

小山看了。嚇得寒毛直豎。手脚亂抖。對衆人道。原原
原來是王竺生的父親。要我弄去他的家事。變做人

臥車說

第八回

占

來報學的道等看來又合着原籍蘇州的話了小山
只說衆人都是共事的一齊遇了鬼大家都要害怕
那裡曉得鄉紳裡面有個不信鬼的大喝一聲道老
王你把客人的銀子獨自一個藏了故意鬼頭鬼腦
真這樣把鼓來騙人世上有鬼會賭錢的他要報
警怕扯你不到關王面前去要這等斯斯文文來和
你頑要好好拿銀子出來不要胡說衆人起先都在
驚疑之際聽了這番正論就一唱百和起來道正是

你○把○好○好○的○人○打○散○去○了○如○今○說○這○樣○鬼○話○就○真○正○
是○鬼○也○留○他○在○這○邊○我○們○自○會○問○鬼○討○帳○那○個○教○你○
會○了○下○來○這○票○上○的○字○若○是○鬼○寫○的○就○罷○了○若○是○人○
寫○的○不○怕○他○少○我○們○一○厘○小○山○被○衆○人○說○得○有○口○難○
分○又○且○寡○不○敵○衆○再○向○前○分○割○幾○句○被○衆○人○一○頓○光○
棍○奴○才○教○家○人○一○齊○動○手○打○了○一○頓○將○索○子○鎖○住○只○
要○送○官○小○山○跪○下○討○饒○道○列○位○老○爺○請○回○待○小○人○一○
一○送○還○就○是○衆○人○道○要○還○就○還○這○箇○帳○是○欠○不○得○的○

任你田產屋業，我們都要，只不許擡價。小山思量道：我這鷄蛋，怎麼對得石子過？若還到官，官府自然有他體面。況且票上又不曾寫出賭錢二字，怎麼賴得刑罰？要受監牢，要坐銀子，依舊要賠。也是我數該如此。不如寫運了罷。就喚小廝取出紙筆，照王竺生當日寫的，法一掃千張，不完不住，只消半日工夫，把賭場上騙來的產業，與祖父遺下的田地，盡銅鑄運得乾乾淨淨，連花園也住不成，依舊退還原主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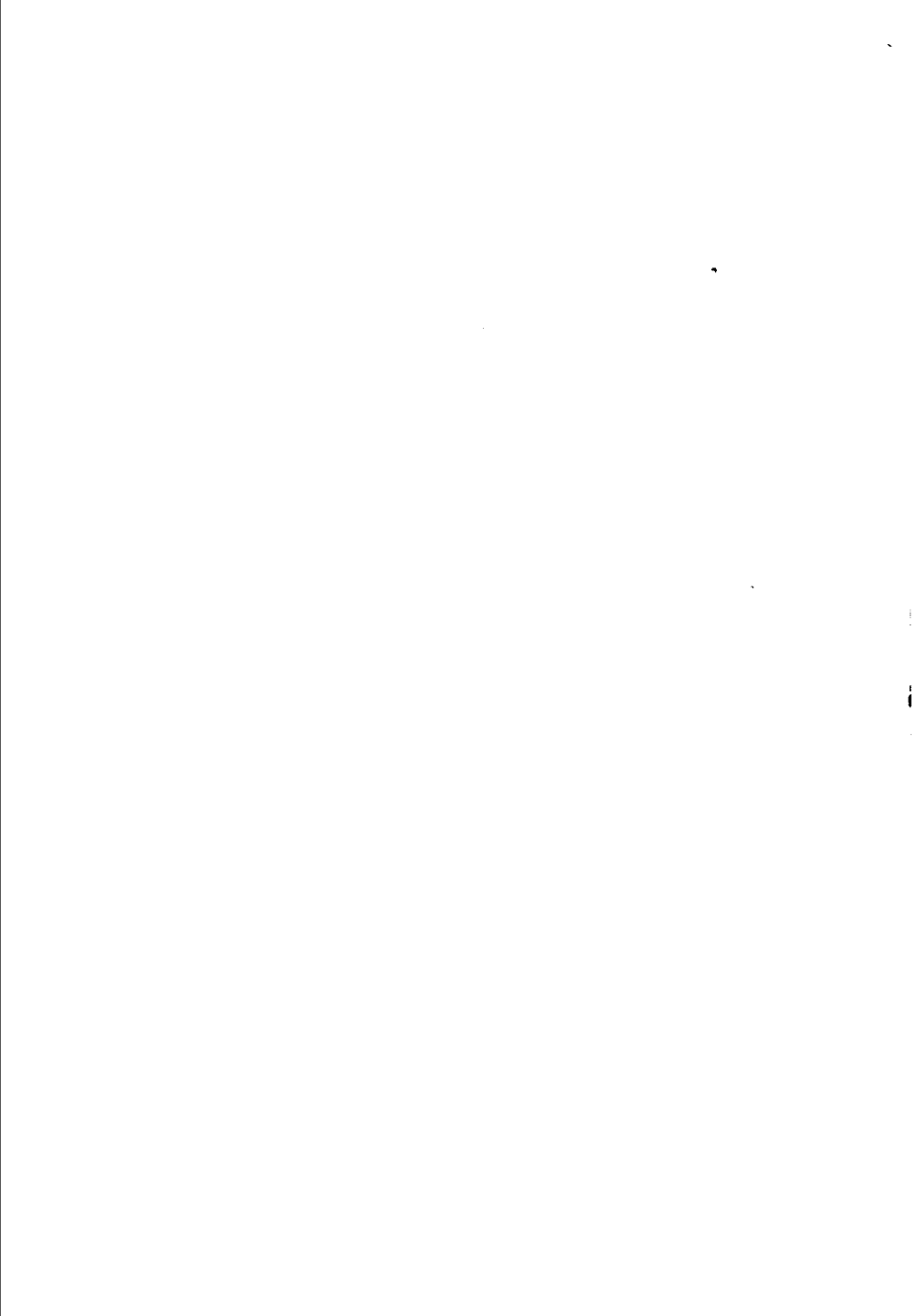
大書匣內，到到留得一張欠票，做個海底遺珠，展開一者，原來是田客人欠下的五百兩賭債，約至三月後送還的。小山看了，又怕起來，道：「他臨去之時，曾說生平再不失信，倘若三月後果然又來，如何了得？」只得叫幾個道士，打了三日醮，將四皮箱紙錠，連欠票一麻燒還，只求免來下顧。虧這一番懺悔，又活了三年，纔死。那些贏錢去的鄉紳，夜夜做夢，說田客人要來翻本，疑心成病，不上三年，也都陸續死盡，可見賭

倒○是○尋○
到○陽○間○
來○說○明○
乙○的○好○

博一事是極不好的，不但贏來的錢鈔，做不得人家，就是送去了人家，也損於陰德。如今世上不知多少王小山在陽間趁錢多少，王繼軒在陰間嘆氣。他雖未必個個到陽間來尋你，只怕你終有一日到陰間去就他。若聞羅王也是開賭場的，便好萬一不好此道。這場官司就要輸與原告了。奉勸世人三十六行的生意，務椿做得，只除了這項錢財不趁也好。

評

這樣小說竟該做仙方賣為人子弟的不可不
買了看為人父兄的更不可不買了看



無聲戲小說第九回

覺世拜官編次

麟鄉添酒杜評

變女為兒善護巧

詩云

夢地從來貴反詳，夢山得古理近常。

却更有時明說與，不須審道慢思量。

話說世上人做夢一事，其理甚不可解，為甚麼好？

的。睡。了。去。就。會。見。發。見。事。與。他。說。起。話。做。起。事。來。那。
做。張。做。李。的。人。若。說。不。是。鬼。神。涉。以。落。之。中。那。裡。
生。出。這。許。多。形。像。若。說。果。是。鬼。神。那。夢。每。值。有。不。驗。
的。為。甚。麼。鬼。神。這。等。淺。正。經。等。人。睡。去。就。來。經。擾。或。
是。醉。人。以。酒。或。是。迷。人。以。色。或。是。誘。人。以。財。或。是。動。
人。以。氣。不。但。睡。時。攪。人。的。精。神。還。到。醒。時。費。人。的。思。
索。究。竟。一。些。效。驗。也。沒。有。這。是。甚。麼。原。故。要。曉。得。鬼。
神。原。不。騙。人。是。人。自。己。騙。自。己。夢。中。的。人。也。有。是。鬼。

委千百
所來發
不意於
小區中
開此妙
存

神變來的。也有是自己現現變來的。若是鬼神變來的。善則報之以吉。惡則報之以凶。或者凶反報之以吉。要轉他為惡之心。吉反報之以凶。要勸他為善之心。這樣的夢。沒來自然會應了。若是自己現現變來的。他就不論你事之邪正。理之是非。一味只要阿其所好。你若好酒。他就變做劉伶。杜康。樽酒來與你吃。你若好色。他就變做西施。毛嬙。越色來與你淫。你若好財。他就變做陶朱。猗頓。運銀子來。

與你用你若所重在氣他就變做玉貴高華拿力氣
來與你爭這叫做日之所思夜之所夢自己騙自己
的後來那裡會應我如今且說一個驗也驗得巧的
一個不驗也不驗得巧的做個開場道末以起說事
之端當初有個皮匠一貧徹骨終日在家堂香火西
前燒香禮拜道弟子窮到這個地步一時怎麼財主
得來你就保祐我生意亨通每日也不過替人上兩
隻鞋子打我個允音頭有甚麼大進益只除非保祐

我掘到一窖銀子。方纔會務積就不敢指望上萬上
千。便是幾百幾十兩的橫財也。見賜一坐。不枉弟子
來告之誠。終日說來說去。只是這幾句話。忽一夜就
做起夢來。有一個人問他道。聞得你要掘窖。可是第
一的麼。皮匠道。是真的。那人道。如今甚麼地方。有一箇
窖在那裡。你何不去掘了來。皮匠道。底下有。多少數
目。那人道。不要問數目。只還你一世身。你不會就是
了。皮匠醒來。不勝之喜。知道是家堂香火。是他禱告

志誠曉得那裡有箴教他去起的了。等得到天明就
去辦了三牲請了紙馬走到夢中所說的地方祭了
土地方纔動土掘下去不上二尺果然有一個蒲包
捆得結實。皮匠道是了。既然應了夢。決不止一
包。如今不但幾十錢百連上千上萬都有了。及更掘
起來一包之下並無他物。那包又是重的。皮匠的
高興先掃去一半了。再拿來解開一看却是一蒲包
的豬鬃。皮匠大駭欲待丟去。又思量道。豬鬃是我做

皮匠的本錢，怎好暴棄天物，就拿回去穿線縫鞋。後來果然一世用他，不查這或者是因他自生妄想，魂魄要阿其所好，信口教他去起窖，偶然撞着的，又或者，是神道因他聒絮得厭煩，有意設這個巧法，將來回覆他的，總不可知。這一個是不驗的巧處了。如今却說那驗得巧的。杭州西湖上，有個于墳，走少保于忠肅公的祠堂，凡人到此求夢，再沒有一個不奇驗的。每到科舉年，他的祠堂竟做了個大歇店。清晨去

等的。終有床午前去的。就在地下打鋪。午沒去的。連屋角頭也沒得躡身。只好在階基底下亂草叢中打幾個嗑。鏡而已。那一年有同寓的三個舉子一齊去祈夢。不做三慶齋歌。次日得了夢兆回來。各有憂懼之色。你問我不說。我問你不言。直到晚間吃夜飯。居停主人道。列位相公。各得何夢。三人都攢眉蹙額道。夢兆甚是不祥。主人道。夢凶。得吉。從未之常。只要詳得好。你且說來。待我詳。看內中有一個道。我夢見

于忠肅公親手遺個象棋與我，拿來一看，上面是個卒字，所以甚是憂慮。卒者死也。我今年不中也罷了，難道還要死不成？那二人聽見都大驚大駭起來。這人道：「我也是這個夢。」一些不是，那個又道：「我也是這個夢。」一些不差。三人愁做一堆，起先去祈夢，原是为功名如今功名都不想，大家要求性命了。主人想了一會道：「這樣的夢，須得某道人詳解，解得出我們一時解他，不來。」三人都道：「那道人住在哪裡？」主人道：

就在我這對門，只有一河之隔。他平素極會詳夢，你
們明日去問他，他自然有絕妙的辦法。三人道：「既在
對門，何須到明日？今晚便去問他。」就是了。主人道：「雖
隔一河，無橋可度，兩邊路上俱有柵門，此時都已鎖
了，須是明日纔得相見。」三人之中，有兩個性緩的，有
一個性急的，性緩的竟要等到明日了，那性急的道：「
這河裡水也不深，今晚便待我涉過水去，與他詳一
詳，少不得我的吉凶。」就是你們的禍福了，省得大家

睡不著說完就脫了衣服獨自一人走過水去敲開
道人的門把三人一樣的夢說與他詳道人道這等
夜靜更深柵門鎖了相公從那裡過來的此人道是
從河裡走過來的道人道這等那位過來不曾祈
夢的道他們都不曾來道人大笑道這等那兩位都
不中單是相公一位中了此人道同是一樣的夢為
甚麼他們不中我又會中起來道人道這箇牽字既
是棋子上的就要到棋子上去詳了從來下象棋的

自然做
出好文
字來道
人之走
小學者

道理卒不過河一過河就好了那兩位不肯過河自然不中你一位走過河來自然中了有甚麼難得此人聽見雖說他詳得有理心上只是有些疑及至掛榜來果然這個中了那兩個不中可見但凡夢兆都要詳得好鬼神的聰明不是顯而易見的須要深心體認一番方練揣摩得出這樣的夢是最難詳的了却一般最易詳的白白就像與人說話二敘道又是一種靈明格則要同歸於驗而已萬曆

初年揚州府泰州鹽場裡有個灶戶，叫做施達，鄉原以燒鹽起家，後來發了財，心還不離本業，但只是發本錢與別人燒，自己坐收其利，家資雖不上半萬，每年的出息倒也有數千，這是甚麼原故？只因灶戶裡面赤貧者多，有家業者少，鹽商怕他賴去，不肯發大本與他，達鄉原是同夥的人，那一個不熟，只見做人信實的，要銀就發，不論多寡，人都要圖他，下次再沒有一個賴他的，只是利心太重，燒出鹽來，除使用之

外他得七分燒的只得三分家中又有田產屋業利
上盤起利來一日富似一日灶戶裡邊只有他這不
財主古語道得好

地無硃砂赤土為佳

海邊上有這個富戶那一個不奉承他夫妻兩口享
不盡素封之樂只是一件年近六十尚然無子其妻
向有醋癖五十歲以前不許他娶小只說自己會生
誰想空心蛋也不曾生一個直到七、四十九歲之

楊平素
極打必
的話一
出其心
使有許
多奇能
出來其
五。其手

後天癸已絕，曉得沒指望了。緣容他討幾個通房，這
卿雖不能勾肆意取樂，每到經期之後，也奉了欵，差
走去下幾次種，却也古怪。那此通房在別人家，就像
雌雞母鴨一般，不消家主同衾共枕，只是說話走路
之間，得空偷摸，就有了胎。走到他家，就是鬧過
了的，猜揭過了，的狗任你翻來覆去，橫困也沒有整
困也。沒有秋生冬熟之田，變做春夏不毛之地。連卿
心上，甚是憂煎。他四十歲以前，聞得人說，準提菩薩

感應極靈。凡有吃他的齋，持他的呪的，只不要祈保
而事求子的，只求子，求名的，只求名，久而久之，自有
應驗。他就費了一點虔心，志誠，鋪一面準提鏡，
供在中堂。每到齋期，清晨起來，對着鏡子，左手結了
金剛拳印，右手持了念珠，第一誦淨法界真言二字
道。

唵
音 藍

念了二十一遍，第二誦護身真言三字道。

喉嚨志能另

也是二十一遍，第三誦大明真言七字道。

唵麼拏尼音鉢訥鉢吽開音

一百零八遍，第四總誦準提呪廿七字道。

南無頌薩音哆多音喃南音三藐三菩提，俱胝支音南，坦

三音你也他唵折隸主隸，準提娑婆訶。

也是一百零八遍，然後念一首偈道。

稽首皈依慈悉帝，頭面頂禮七俱胝，我今稱贊

大準提惟願慈悲垂加護

韻誦完了，就把求子的心事禱告一番，叩首數通已畢，方纔去吃飯做事。那準提齋每月共有十日，那十日

初一 初八 十四 十五 十八 廿三

廿四 廿八 廿九 三十

若遇月小，就把廿七日預補了三十，又有人恐怕鑽鑽碎，記他不清，將十個日子編做兩句話道：

元通準
從容的
佛說淨
他的好
像。

一八四五八五四八九十

尺把這而句念得糊熟自然不會忘了。這是一件。這
個準提菩薩是極會磨鍊人的。偏是不吃齋的日子。
再撞不着酒筵。一過了齋期。便有人請他赴席。那吃
齋的人。清早起來。心是清的。自然記得。偏沒人請他。
吃早酒。到了晚上。百事分心。十個九個都忘了。偏要
撞着頭腦。遇着掌脛。自然下筋。等到忽然記起的時候。
那魚肉已進了喉。震下了肚子。挖不出了。獨有施

達○卿○專○心○致○志○自○四○十○歲○上○吃○起○吃○到○六○十○歲○這○二
十○年○之○中○再○不○曾○忘○記○一○次○怎○奈○這○椿○求○子○的○心○事
再○還○不○來○那○一○日○是○他○六○十○歲○的○壽○誕○起○來○拜○過○天
地○就○對○着○準○提○鏡○子○來○告○道○菩○薩○弟○子○皈○依○你○二○十
年○日○子○也○不○少○了○終○日○燒○香○禮○拜○頭○也○磕○得○勻○了○時
常○苦○告○來○求○話○也○說○得○煩○了○就○是○我○前○世○的○罪○多○孽
重○今○生○不○該○有○子○難○道○你○在○玉○皇○上○帝○面○前○這○箇○小
小○分○上○也○誦○不○來○如○今○弟○子○絕○後○也○罷○了○只○是○使○二

巧語如
美蓮佛
身做位

十年度說奉佛之人依舊做了無祀之鬼那些善
不誠的都要把弟子做話柄說某人那樣志誠尚且
求之不得可見天意是挽回不來的則是弟子一生
苦行不唯無益反開世人謗佛之端絕大氣皈依之
路弟子來生的罪業一發重了還求菩薩捨一捨慈
悲不一定要寧替之子富貴之兒就是痴聲瘖啞的
下賤之坏也賜弟子一個度一種也是好的說完不
覺孤恹起來竟要放聲大哭只因是個壽日恐怕不

拜哭出來，又收了進去。及至到晚，壽酒吃過了，賀
家散去了。老夫妻睡做一床，少不得在被窩裡也做
一做生日。睡到半夜，就做起來，也像日間對着鏡
子呼冤叫屈。日開，收進去的哭聲，此時又放出來。
正哭到傷心之處，那鏡子裡竟有人說起話來道：不
要哭，不要哭。子嗣是小事，有以是，有沒，有只是沒，有
難，道像那騙孩童的菓子一般，見你哭得凶，就連西
个與你不成。連卿大駭，走到鏡子面前仔細一看，竟

有一尊菩薩盤膝坐在裡邊。這佛道菩薩方纔說話。的就是你麼。菩薩道正是達卿。就跪下來道。這等弟子的沒嗣。畢竟有沒有。倒求菩薩說个明白。省得弟子痴心妄想。菩薩道我對你說。凡人妻財子祿四個字。是前生分定的。只除非高僧轉世。是宿現形。方能勾。四美俱備。其餘的凡胎俗骨。有了我。緣也少矣。椿。那。裡。能。勾。十。全。你。當。初。降。生。之。前。只。因。貪。食。病。重。討。了。妻。財。二。字。竟。走。不。曾。提。起。子。祿。來。那。生。靈。簿。上。

不曾註得。所以今生沒有我。也再三替你挽回。怎奈上帝說你利心太重。刻薄窮民。雖有二十年好善之功。還准折不得四十載貧刻之罪。那裡求得子來。後嗣是沒有的。不要哄你。連卿慌起來。道這等請問菩薩。可還有甚麼法子。懺悔得來麼。菩薩道懺悔之法。儘有。只怕你拚不得。連卿道。弟子年已六十。死在眼前。將來莫說田產屋業。都是別人的。就是這幾根骨頭。還保不得在土裡。土外有甚麼拚不得。菩薩道。大

衆的体動、說得、好酒、病、還、須、仗、酒、醫、你的、罪業、原是、
財、上、造、來的、如、今、還、把、財、去、懺、悔、你、若、拼、得、儘、着、家、
私、拿、來、施、捨、又、不、可、被、人、騙、去、務、使、窮、民、得、沾、實、惠、
你的、家、私、十、分、之、中、散、到、七、八、分、上、還、你、有、兒、子、生、
出、來、達、卿、稽、首、道、這、等、弟、子、謹、依、法、旨、只、求、菩、薩、不、
要、失、信、菩、薩、道、你、不、要、叮、囑、我、只、消、叮、囑、自、家、你、若、
不、失、信、我、也、決、不、失、信、說、完、達、卿、再、朝、鏡、子、一、看、菩、
薩、忽、然、不、見、了、正、在、驚、起、之、際、被、妻、子、翻、身、喚、醒、

曉得是南柯一夢，心上思量道：我說在菩薩面前，哀
懇二十年，不見一些影響，難道菩薩是沒耳朵的？如
今這個夢，分明是直接回音了，難道還好不信，無論
夢見的，是真菩薩，假菩薩，該懺悔，不該懺悔，總則我
這些家當，將來是沒人承受的，與其死了，待表人承
承，不如趁我生前散去，主意定了，次日起來，就對鏡
子拜道：蒙菩薩教誨的話，弟子向了，遵依，就從今日
做起，菩薩請看，拜完了，教人去傳衆姓戶來，當面分

付得今以後燒鹽的利息要與前相反，你們得七，我
得三分。以前有此陳帳，你們不曾還清的，一概蠲
免，就尋出票約來，在準提鏡前一火焚了。又分討衆
人，以後地方上，凡有窮苦之人，荒月沒飯吃的，冬天
沒綿襖穿的，死了沒棺材盛的，都來對我講，我察得
是實，一一捨他，決不可做粧窮態來欺我，就是有甚
麼該砌的路，該修的橋，該起建的廟宇，只要沒人修
築，我只要捐資修造，煩到任去傳諭一聲，衆人聽見，

不覺歡聲震天個個都念長聲阿彌陀佛而去不曾
傳諭得三日達御門前就推棹不開不是求來救饑
的就是討衣遮寒的不是化磚頭砌路的就是募石
板修橋的至於募緣抄化的僧道討飯求丐的乞兒
一叢如蜂似蟻幾十隻手還打發不開達御胸中也
有些涇渭緊記了菩薩分付不可被人騙去的話空
宗都要自己查勘得確方纔施捨與他那些假公濟
私的領袖一個也不容上門他那時節的家私齊頭

有一萬捨得一年有餘也就去了二千忽然有個通
房焦黃精瘦生起病來茶不要飯不食只想酸甜的
東西吃達卿知道是害喜了問他經水隔了幾時通
房道三箇月不洗身上了達卿喜歡得眼開口開不
住嘻嘻的笑先在菩薩面前還個小小愿心許到生
出的時節做四十九日水陸道場拜酬佛力那些勸
做善事的人聞得他有了應驗一發踴躍前來起先
的募法還是論錢論兩的多到此時募緣的眼睛忽

然大了多則論百少則論十要拿住他施捨着還少
了寧可不要竟像達卿通房的身孕是他們做出來
的一般衆人道他要生兒子畢竟有求於我他又道
我有了兒子可以無求於人達卿起先的善念雖則
被菩薩一激而成却也因自己無子只當拿別人的
東西來撒漫的好時見通房有了身孕心上就躊躇
起來道明日生出來的無論男女總是我的骨
血就作是個女兒我生平只有半子難道不留些查

產嫌他萬一是个兒子，少不得要承家守業東西，散盡了，教他把甚麼做人家菩薩，也是通情達理的。既送個兒子與我，難道教他呷風不成？况且我的家私也散去十分之二，譬如官府用刑說打一百，打到二三十上，也有饒了的。菩薩以慈悲為本，決不求金責備我，如今也要收兵了。從此以後，就用着依語二句：

無錢買茄子，只把老來推。

募化的要多，他偏還少；好待募化的，不要做箇還兵。

之策。俗語又有四句道得好。

善門難開。

善門難閉。

招之則來。

推之不去。

當初開門喜捨的時節。歡聲也震天。如今閉門不捨的時節。怨聲也震地。一時間就惹出許多謗詈之言。道他為善不終。且看他兒子生得出。生不出。若還小產起來。或是死在肚裡。那時節只怕懊悔不及。誰想起先祝願的話也不靈。後來詛呪之詞也不驗。等到

十月滿足一發順上溜。生將下來。連卿立在屏房
門前。聽見孩子一聲叫響。連忙問道。是男是女。收生
婆子把小肚底下摸了一把。不見有礙手的東西。就
應道。只怕是住令愛。連卿聽見心上冷了一半。過了
一會。婆子又喊起來道。恭喜。只怕是住令郎。連卿就
跳起來道。既然是男。怎麼先說是女。等我吃這一驚。
口裡不曾說得完。兩隻腳先走到菩薩面前了。噫。一
個頭抖一聲好菩薩。正在那邊拜謝。只見有個了。

如飛的趕來，道：「收生婆，請老爹說話。」連卿慌忙走
去，只說：「產母有甚麼差池？」趕到門前，主住問道：「有甚
麼話講？」婆子道：「請開老爹，這個孩子，還是要養他起
來，不養他起來，連卿大驚道：「你說的好奇話！我六十
多歲，纔生一子，猶如麒麟鳳凰一般，豈有不養之理？」
婆子道：「不是個兒子。」連卿道：「難道依舊是女兒不成？」
婆子道：「若是女兒，我倒也無傷養起來了。」連卿道：「這
話一發奇，既不是兒子，又不是女兒，是個甚麼東西？」

妻子逼我收了一世生不曾接着這樣一個兒子成
也辦不出來你請自己進來看看這脚就把門簾一掀
走進房去抱着孩子一看只見

肚臍底下，腿膝中間，結子丁香，無其形而有其
跡，含苞莖蕊，開其外而閉其中，凹不凹，凸不凸，
好像個壘匾的饅饅，圓又圓，缺又缺，竟是個做
成的肉，使這行陰陽之外，介乎男女之間。

原來是個半雌半雄的石女，連卿看了，嘆一口氣，

叫喪聲孽障。將來連典妻子道。領不領。隨在你們。我也不好做主意。說完竟出去了。連卿之妻道。做一世人。只生得這些骨血。難道忍得淹死不成。就當不得人養。也只當放生一錢。留在這邊積個陰德。也是好的。就教婆子收拾起來。一錢教通房梅春。却說連卿走出房去。跑到菩薩面前。教聲大哭。了了一場。方纔訴說道。菩薩是你親口許我的。教我帶去家私。還我一個兒子。我雖不曾盡依得你這二三千兩銀子也。

是難出手的。別人在佛龕上施一根椽，拈一個柱，就要祈保許多心事。我捨去的東西，為拿來交與銀匠，也打得幾個銀錢。子出來，難道就換不得一個兒子，便是兒子捨不得，女兒也還錢一名，等處招個女婿。養老也是好的。再條我今生罪孽重，祈保不來索性不教我生也罷了。為甚麼弄出這個不陰不陽的東西，留在後面現世說完，又哭，上完，又說，竟像定要與菩薩說個明白的。一放哭到脫開精神，來了家。

昏的睡去。那鏡子裡面依舊像前番說起話來道：不
要哭，不要哭。我當初原與你說過的。你不失信，我也不
失信。你既然將就打發我，我也將就打發你。難道
捨不得一命死寶，就要換箇完全活寶去不成。連卿
聽見又跪下來道：菩薩，果然是弟子失信，該當絕後。
無辭了。只是請問菩薩，可還有甚麼法子懺悔得麼。
菩薩道：你若肯還依前話，拚着家私去施捨我，也還
依前話討個兒子來還你。就是連卿還要替他訂个

明白不想再問就不應了。醒來又是一夢。心上思量
道。菩薩的話原說得不差。是我抽他的橋板。怎麼怪
得他拔我的短梯也罷。我這些家私依舊是後人承
受的。了。不如丟在肚皮外散盡了他。且看驗不驗。到
第二日照前番的套數。菩薩面前重發誓愿。呼集衆
人。教他不可因我中止善心。不來勸我布施。凡有該
做的好事。不待詢問。自當領教。衆人依舊歡呼念佛
而去。那一年恰好遇着奇荒。十家九家絕命。連鄉思

量道古語云饑時一口飽時一斗此時捨一分強如
往常捨十分不可錯了。揆會就把倉中的糶子盡數
糶出來賑濟饑民。又把鹽本收起來教人到湖廣江
西買米來賑粥。一連捨了三月全活的饑民不止上
千。此時家私將去一半。心上思量道如今也該有些
動靜了。只當去問通房。經水來不來。肚子大不大。可
想吃甚麼東西。通房都道一絲也不覺得。連御心上
又有些疑惑起來。道我捨的東西雖然不曾滿數。只

是菩薩也。該把個消息與我為甚麼比前倒遲鈍起
來。忽一日了髮抱了那個石女。走到連卿面前道。老
爹抱了孩子。我要去有事。這孩子生了半年。連卿不
曾沾手。因他是個怪物。見了就要氣悶起來。此時欲
待不接。怎奈那了髮因小便緊急。不由家主情愿丟
在懷中。竟上馬桶去了。連卿把孩子仔細一看。只見
眉清目秀。耳大鼻豐。儘好一個相貌。就嘆口氣道。這
樣一個好孩子。只差得那一些。就兩無。不用我的罪。

業固然重了，你前世作了甚麼惡，就罰你做這樣一件東西。說完，把他抱裙揭開，看那腰下之物，不想看出一場大奇事來。你道甚麼奇事？那孩子生出來的時節，小便之處，男女兩件東西都是有的。只是男子的倒縮在裡，而女子的倒現在外邊，所以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如今不知甚麼原故，女子的漸長平了，男子的又拖了半截出來，竟不知是幾時變過的他。母親夜間也不去摸他，日間也不去看他。此時達紳

無心看見就驚天動地叫起來道：「們都來看奇事。」
一時間，妻子通房丫裝使婢都走攏來道：「甚麼奇事？」
達卿把孩子兩腳扒開，與衆人看，衆人都大驚道：「這
件東西是那裡變出來的，好怪異。」達卿道：「這等看起來，
來分明是菩薩的神通了。想當初降生的時節，他原
做個兩可的道理。試我好善之心，試與不誠男也由
得他女也。由得他不男不女也。由得他如今見我的
家私捨去一半，所以也拿一半來安慰我。這等看來，

將○來○還○不○止○於○此○只○是○這○一○半○也○還○是○拿○不○穩○的○戒○
若○照○以○前○中○止○了○善○心○焉○知○伸○得○出○來○的○縮○不○進○去○
如○今○沒○得○說○只○是○發○狠○施○捨○就○是○了○當○日○率○了○妻○子○
通○房○到○菩○薩○面○前○盪○了○無○數○的○頭○就○去○急○上○尋○好○事○
做○不○多○幾○時○場○下○瘟○病○大○作○十○個○之○中○醫○不○好○兩○五○
個○薄○板○棺○材○從○一○兩○一○口○賣○起○賣○到○五○六○兩○還○不○住○
達○卿○就○買○了○幾○條○木○頭○教○上○許○多○匠○作○晝○夜○做○棺○材○
施○捨○又○着○人○到○鎮○江○請○明○醫○蘓○州○買○藥○料○把○醫○生○奉○

在家中施藥替人治病醫得好的感他續命之恩醫
不好的卽他掩尸之德不上數月又拾去二三千金
再把孩子一看不但人道又長了許多連腎囊腎子
都褪出來了。這鄉一來因善事圓滿二來因孩子變
全就徃各寺敦請高僧建七、四十九日水陸道場
酬還夙愿功德完日正值孩子週歲之期數百里內
外受惠之人。都來慶賀。以前這鄉用孩子不確不確
嫌取名字直到此時方纔拿得定是個男子。因他生

得奇異。取名叫做奇生。後來易長易大。一些災難也
沒有。資性又聰明。人物又俊雅。全不像灶戶人家生
出來的。達卿延請明師教他誦讀。十六歲就進學。十
八歲就補廩。補廩十年。就膺了恩選。做過一任知縣。
一任知州。致仕之時。家貲仍以萬計。達卿當初只當
不曾施捨。白得了一個貢子。又還饒了一箇封君。
你道施捨的利錢。重與不重。可見作福一事。是男人
種子的仙方。女子受胎的秘訣。只是施捨的銀子。不

可使他落空，都要做此眼見的功德。如今世上無子的人，十個九箇，是財上安命的。那裡拚得施捨，究竟那些家產，終久是別人的。原與施捨一樣，他寧可到死後分錢，再不肯在生前作福。這是甚麼原故？只因有兩箇主意橫在胸中，所以不肯割捨。第一個主意，說焉知我後來不生，出來還要吃飯，不知天有生人，必有養人。那有箇施恩作福，修出來的兒子，會錢死的。第二箇主意，說有沒無沒，是前生註定的。那裡

當真情得來不無因果一事雖未必箇个都像施達
卿應得這般如响只是錢財與子息這兩件東西大
約有些相礙的錢財多的人家子息定少子息多的
人家錢財必希不信但看打魚船上的窮人單因院
中的丐婦衣不遮身食不充口那兒子橫一個豎一
个止不住只管生出來盈千累萬的財主要妻滿堂
眠睛望得血出再不見生就生了也養不大可見銀
子是妨人的東西世上無翻的請公不必論因果不

因果講多少散去此以為容子之地

評

施○達○卿○是○個○極○有○美○計○的○人○前○半○段○施○捨○也○不○
妙○後○半○段○施○捨○也○不○妙○在○中○間○歌○了○一○歌○若○
竟○施○舍○到○頭○明○白○生○個○兒○子○出○來○就○索○然○
無○味○沒○有○這○樣○好○小○說○替○他○流○芳○百○世○了○如○今○
世○上○為○善○不○熱○之○人○才○都○可○以○流○芳○百○世○只○
要○替○做○小○說○的○想○個○收○心○之○法○耳○

長考方



十一

無聲戲小說第十回

移○妻○換○妾○鬼○神○奇○

詞云

蓬○菜○瓶○翻○奠○救○葡○萄○架○倒○難○渡○閻○內○烽○烟○何○日○
靖○報○云○死○後○班○師○欲○使○婦○人○不○妬○除○非○閻○查○男○
兒○醋○有○新○陳○二○種○其○間○酸○味○同○之○陳○醋○止○聞○妻○

覺世釋官編次
睡卿祭酒批評

妬○妻○近○來○妻○反○先○施○新○醋○更○加○有○味○唇○透○唾○盡○
胭脂

這首詞名為何滿子，單說婦人吃醋一事，人只曉得
醋乃妬之別名，不知這兩個字也。還有此分辨妬字
從才，貌起見，是男人女子通用得的。醋字從色，慾起
見，是婦人用得着。男子用不着的。雖然這兩個名目
同是不相容的意思，究竟咀嚼起來，妬是箇歪字，眼
醋是件好東西。當初古人命名，一定有個意思。開門

七件事醋是少不淨的。婦人主中饋。凡物都要先嘗。吃醋是他本等。怎麼比做爭鋒奪寵之事。要曉得爭鋒爭得好。奪寵奪得當。也就如調和飲食一般。醋用得不多不少。那吃的人。就但覺其美。而不覺其酸了。若還不當爭而爭。不當奪而奪。只顧自己。不嘗別人。就如性喜吃酸的。婦人安排飲食。只像自己的心。不嘗別人的口。膏角鹽醬的。都用了醋。那吃的人。自然但覺其酸。而不覺其美了。可見吃醋二字。不必盡是。

妬忌之名，不過說他酸的意思。就如秀才怪人，叫他酸子的一般。究竟婦人家這種醋意，原是少不得的。當醋不醋，謂之失調。要醋沒醋，謂之口淡。怎叫做當醋不醋？譬如那個男子是姬妾衆的外遇，多的若有箇會吃醋的妻子，鉗束住了，還不至於縱欲亡身。若還見若不見，聞若不聞，一味要做女漢高歡，連大度就像飲食之中，有油膩而無鹽，多甘甜而少酸。辣死了，必致傷人，豈不叫做失調？怎叫做要醋沒醋？

譬如富貴人家珠翠成行，銀環作隊，若有個會吃醋的，妻子夾在中間，愈加覺得津津有味，若還聽我自去，由我自來，不過像個家鴛母，迎商奉客，譬如飲食之中，但知魚肉之腥羶，不覺珍饈之貴重，滋味甚是平常，豈不叫做口淡？只是這件東西，原是拿來和你料的，不是拿來壞你料的。譬如藥中的飲子，姜只好用三片，東只好用一枚，若用多了，把藥味都奪了去，不但無益，而反有損。那服藥的人，自然容不得了提

來婦人吃醋的事。戲文小說上，都已做盡。那裡還有一椿剩下來，只是戲文小說上的婦人都是吃的陳醋。新醋還不曾開場，就從我這一回吃起。陳醋是大吃小的，新醋是小吃大的。做大的醋小，還有幾分該當就酸也。酸得有文理，況且他說的話，丈夫未必心服。或者還有幾次醋不着的，惟有做小的人倒轉來醋大。那種滋味，酸到箇沒理的去處，所以更覺難。況且丈夫心上愛的是小，厭的是大。他不醋就罷。

一醉就要醋着了。區區眼睛看見一個耳聾聽見一
簡眼睛看見的，是浙江人，不好言其姓氏。丈夫因正
妻無子，四十歲上，娶了一個美妾。這妾極有內才，又
會生子。進門之後，每年受一次胎，只是小產的多，生
得出的少。他又解銜制丈夫，使他不與正妻同宿。一
日正妻五旬壽誕，丈夫稟命於他，說大生日比不得
小生日，不好教他守空房。我權過去宿一晚。這叫做
百年難遇。歲朝春，以後不以為例，就是了。其妾變下

臉來逼你去就是了。何須對我說得。他這句話是無
氣的聲。原要激他中止的。誰想丈夫要去的。心慌。
就是明白禁止。尚且要嬌語而行。何況得了這個。似
溫不嚴的旨意。那裡還肯聽。做假話。調過頭去。竟走。
其妻還要喚他轉來。不想纔走進房。就把門窸緊閉。
同上牙床。大做生日去了。十年割絕的夫妻。一旦湊
做一夜。在妻子看了。不消說是久旱逢甘雨。在丈夫
看了。也只當是他鄉遇故知。故於中。而形於外。自然。

不可不
聽

有許多教訓做出來了。其在門外聽見竟當做一
樁怪事。不說他的丈夫被我占來十年。反說我的丈
夫被他奪去一夜。要為強姦到天。則與丈夫斷開一
來十年不曾獨宿。捱不過長夜如年。二來又怕做大
的。趁這一夜工夫。把十年會恐的話。在枕邊發洩出
來。使丈夫與他離心離德。想到這個地步。真是一刻
難容。要叫又不好叫。得就生出一箇法子。走到廚下
點一盞燈。拿一把草。跑到豬圈屋裡。放起火來。好等

丈夫睡不安寧。起來救火。他的初意。只說豬圈屋裡
沒有甚麼東西。拚了這間破房子。做個火攻之計。只
要嚇得丈夫起來。救滅了火。依舊扯到他房裡睡。就
得計了。不想水火無情。放得起。澆不息。一夜直燒到
天明。不但自己一分人家。化為灰燼。連四鄰八舍的
屋宇。都變為瓦礫之場。次日丈夫拷打了鬘。說為甚
麼。夜頭夜晚。點燈到豬圈裡去。只見許多了鬘。眾口
一詞。都說昨夜不曾進豬圈。只看見二娘立在大娘

門口悄悄聽了一會。沒來慌忙急促走進廚房。一隻手拿了燈，一隻手抱了草，走到後面去。不多一會，就火着起來。不知甚麼原故。丈夫聽了這話，鍊曉得是奸狠婦人做出來的歹事。後來鄰舍知道人切齒要寫公呈出首。丈夫不好意思，只得私下擺佈殺了。這一個是區目擊的。乃崇禎九年之事。耳聞的那一箇是萬曆初年的人。丈夫叫做韓一節，是個大富長者。在南京淮清門外居住。正妻楊氏，偏房陳

氏揚氏嫁來時節，原是個絕標致的女子，只因到二十歲外，忽地染了瘋疾，如花似玉的面龐，忽然腫脹，一個美貌佳人，變做瘋皮癩子。丈夫看見，竟要害怕起來，只得另娶了一房，就是陳氏。他父親是個皂隸，既要接人的重聘，又不肯把女兒與人做小，因見一鄉之妻染了此病，料想活不久，貧一知家富，就許了他。陳氏的姿色，雖然艷麗，若比揚氏未病之先，也差不多。此時進門，與瘋皮癩子比起來，自然一個是

西施一箇是媵婦了。潘安之才，取下之，併伴，都好。又有一種，荒落丈夫的枝，倘進門之夜，就與他斷過。我在你家，只可與一人並肩，不可使二人敬體。自我進門之後，再不許你娶別個。了一鄉道，以沒自然不要。只是以前這一個，若醫不好，就罷了。萬一醫得好，我與他是結髮夫妻，不好拋撇。少不得一連一夜，只把心向你。此就是了。陳氏曉得是決死之症，落得做虛人情，就應他道：「他先來，我後到，凡事自然要讓。」

莫說一遭一夜就是他六歲四他七歲三也是該當
 的。從○此○以○後○曉○得○他○醫○不○好○故○意○催○丈○夫○購○藥○調○治○
 曉○得○形○狀○惡○賴○丈○夫○不○敢○近○身○故○意○推○去○與○他○同○睡○
 楊氏只道是個極賢之婦。心上感激不了。凡是該說
 的話。沒有一句不教誨他。一日對他道。我是死快的人。
 不想在他家過日子。你如今一展鮮花綠柳。不
 可不使丈夫得意。他生骨有兩條毛。痛是犯不得的。
 一犯了他。隨他百鍊無傷。再醫不轉。歐氏問那兩條

楊氏道第一樁是多親第二樁是慳吝。疾苦備此一
些東西到爺娘家去。他查出來不是罵。就是打。定有
好幾夜不與我同床。這是他慳吝的毛病。他眼睛裡
弄着不得一些嫌疑之事。我初來的時節。滿月之漢
有個表兄來問我借銀子。見他坐在面前。不好說得
等他走出去。靠了我的耳朵。說幾句私話。不想被他
張見。當時不說。直等表兄去了。與我大鬧。說平日與
他沒有私情。為甚麼附耳講話。竟要寫休書。休起我。

來○被○我○再○三○折○辨○方○線○中○止○這○樁○事○至○今○還○不○曾○釋○
然○這○是○他○起○心○的○毛○病○我○把○這○兩○樁○事○說○在○你○肚○裡○
你○曉○得○他○的○性○格○時○刻○要○存○心○待○他○不○可○露○出○
一○些○破○綻○說○離○心○雜○德○不○好○做○人○家○了○陳○氏○得○了○這○
些○秘○訣○口○中○感○謝○不○盡○道○是○母○親○愛○女○兒○也○不○過○如○
此○若○還○醫○得○你○好○教○我○割○股○也○情○愿○却○說○楊○氏○的○病○
想○先○一○日○狠○似○一○日○自○從○陳○氏○過○門○之○後○竟○停○住○了○
又○有○簡○莽○命○先○生○說○他○只○因○夫○夫○命○折○虧○妻○所以○累○

你生病如今娶了第二房，你的担子輕了一半，將來不會死了。陳氏聽見這句話，外面故意歡喜，內裡好不擔憂，就是他的父親，也巴不得楊氏死了。好等女兒做大，不特弄些東西去浸潤他，誰想終日打聽，再不見個死的消息。一日來與女兒商量，說他萬一不、死、一、旦、好、起、來、你、就、要、受、人、的、針、刺、了、倒、不、如、弄、些、毒、藥、早、些、結、果、了、他、省、得、淹、一、經、教、人、把、陳、氏、道、我、也、正、要、如、此、又、把、算、命、先、生、的、話、與、他、說、了、一

通父親道這等一發該下手了就去買了一服毒藥
交與陳氏陳氏攬在飲食之中與楊氏吃了不上一
箇時辰發狂發躁起來舌頭伸得尺把長眼睛烏珠
掛出一寸陳氏知道着手了故意叫天叫地哭個不
了又埋怨丈夫說他不肯上心醫治一鄉把衣衾棺
槨辦得齊只等斷了氣就好收殮誰想楊氏的病
不是真正麻瘋是喫着毒物了起的如今以毒攻毒
只當遇了良醫發過一番狂躁之後渾身的皮肉一

毒藥流出幾盆，紫血那眼晴舌頭依舊水了進去。
存○：沉○：睡○過○一○晚○到○第○二○日○只○差○得○黃○瘦○了○此○形○
體○面○貌○竟○與○未○病○時○節○的○光○景○一○毫○不○差○再○得○養○裝○
時○瘋○皮○癩○子○依○舊○變○做○美○貌○佳○人○了○陳○氏○見○藥○他○不○
死○一○發○氣○恨○不○平○埋○怨○父○親○說○他○毒○藥○買○不○着○錯○買○
了○靈○丹○來○倒○把○死○人○醫○活○了○將○來○怎○麼○受○朝○濟○過○一○
御○見○妻○子○容○貌○復○舊○自○然○相○愛○如○初○做○定○了○規○矩○一○
房○一○夜○陳○氏○起○先○還○說○三○七○四○六○如○今○對○半○均○分○還○

覺得吃虧。心上氣忿。不要生出法來。離開他。思量
道。他當初把那兩樁毛病來教導我。如今就把這
兩樁毛病去擺布他。殺心之事。家中沒有閑雜人往
來。沒處下手。只有慳吝之隙。可乘他。爺娘家不住。有
人來走動。我且把賤情事。寬屈他。幾遭一來。使丈夫
變。臉動。手省得他。十分得意。二來多啣我。次氣
也。少同幾次房他。兩個鵝蚌相持。少不得是我。滋潤
得利。先討他些零碎便宜。到後來再算。恁帳計較定。

了看人去對父親說以後要貴重些不可帶來走動
我有東西自然央人送來與你父親曉得他必有妙
用果然絕跡不來一腳隔壁有個通婆居住陳氏背
後與他說過我不時有東西丟過牆來煩你送到娘
家去我另外把東西謝你道婆婆曉得有此利落自然
一口應承却說楊氏的父母見女兒大病不死喜出
望外不住教人來親熱他陳氏等他來一次就偷一
次東西丟過牆去寄與父親一腳查起來只說陳家

覺可笑
楊氏如
何忍耐

無人過往自然是楊氏做的手脚偷與來人帶去了
不見一次東西定與他啣一次氣啣一次氣定有幾
夜不同床楊氏忍過一遭等得他怒氣將平正要過
來的時節又是第二樁賊情發作了冤上相繼再沒
有個了時只得寄信與父母教以後少來往此省得
累我受氣父母聽見也像陳宗絕跡不來一連隔了
幾月家中漸覺平安鴉蚌不見相持漁翁的利息自
然少了陳氏又氣不過要尋別計弄他再沒有個機

會一日將晚楊氏的表兄走來借宿一卿起先不肯
留。後來見城門闔了，打發不去，只得在大門之內二
門之外，收拾一間空房，等他睡了一卿這一晚談輪
着陳氏，陳氏往常極貪，獨有這一夜忽然廉介起來，
等一卿將要上床，故意推到楊氏房裡去，一卿見他
固辭，也就不敢相強，竟去與楊氏同睡，楊氏又說不
該輪着自己死推硬攢，音不容他上床，一卿費了許
多氣力，方纔鎖得進被，只見睡到一更之後，不知不

竟被一個人掩進房來把他臉上摸了一把摸到鬚鬚忽然走了出去一卿在睡夢之中被他摸醒大叫起來這房裡有賊楊氏嚇得戰戰兢兢把頭鑽在被裡再不則聲一卿就叫了鬟點起燈來自己披了衣服把房裡房外照了一遍並不見個人影了鬟道二門起初是開的如今為何閉着莫非走出去了不成一卿再往外面一照那大門又是閉好的心上思量道若說不是賊二門為甚麼會閉若說是賊大門又

為甚麼不厭過樛華好不明白正在那邊躊躇忽然
聽見空房之中有人咳嗽一響點點頭道是了是了
原來是那個淫婦與這個畜生日間有約說我今夜
輪不着他所以開門相等及至這酒畜生松上床去
換着戒的鬚鬚知道幹錯了事所以張惶失措跑了
出來戒一向疑心不決直到今日緣曉得是真一腳
是個有血性的人詳到這個地步那裡還忍得住就
走到咳嗽的所在將房門踹開把楊氏的表兄捉來

上拖到地下。不分皂白。撻箇半死。那人問他甚麼原
故。一腳只是打。再不說。那人只得高聲大叫。喊妹子
來救命。誰想他越喊得急。一腳越打得凶。楊氏是無
心的人。聽見叫喊。只得穿了衣服。走出來看。為甚麼
原故。那裡曉得。那位表兄。是從被裡扯出來的。赤條
條。一箇身子。沒有一件東西。不露在外面。起先在暗
處打楊氏。還不曉得。後來被一腳抱到亮處。來楊氏
忽然看見。終曉得自家失體。羞得滿面通紅。掉轉頭

來要○走○不○想○一○把○頭○髮○已○被○夫○夫○揪○住○就○捺○在○空○房○
之○中○也○像○令○表○兄○一○般○打○個○不○數○楊○氏○只○說○自○己○不○
該○出○來○看○見○男○子○出○身○露○體○原○有○可○打○之○道○還○不○曉○
得○那○樁○冤○情○直○等○陳○氏○教○許○多○了○髮○把○一○卿○扯○了○進○
去○細○問○原○由○方○纔○說○出○楊○氏○與○他○表○兄○當○初○附○耳○綱○
繆○如○今○暗○中○摸○索○的○說○話○陳○氏○替○他○各○辨○說○大○娘○是○
個○正○氣○之○人○決○無○此○事○一○卿○只○是○不○聽○等○到○天○明○要○
拿○奸○夫○與○楊○氏○一○齊○送○官○不○想○那○人○自○打○之○後○就○開○

門去。一卿寫下一封休書。教了一乘轎子。要休楊氏。到娘家去。楊氏道。我不曾做甚麼反事。你怎麼休得我。一卿道。奸夫都扒上床來。還說不做反事。楊氏道。或者他有反意。進來奸我。也不可知。我其實不曾約他進來。一卿道。你既不曾約他。把二門開了。等那一個楊氏。賭神罰咒。說不曾開門。一卿那裡肯信。不由他情愿。要勉強扯進轎子。楊氏痛哭道。幾年恩愛夫妻。虧你下得這隻毒手。就要休我。也等訪的實了。

了休也未遲昨夜上床的人你又不曾看見他的面
貌聽見他的聲音糊裡糊塗焉知不是做夢就是二
門開了或者是手下人忘記不曾關也不可知我如
今為這椿冤枉的事休了回去就死也不得甘心求
你積個陰德暫且留我在家細細的查訪若還沒有
歹書你還替我做夫妻若有一毫形迹憑你處死就
是了何須休得說完悲切切好不哭得傷心一仰
聽了有些過意不去也不叫走也不叫住低了頭只

不則聲。陳氏料他決要中止。故意跪下來討饒。說求你恕他個初犯。以後若再不正氣。一搥廢他就是了。又對楊氏道。從今以後。要改過自新。不可再蹈前轍。一鄉原要留他。故意把虛人情。做在陳氏面上。就發落他進房去了。從此以後。留便留在家中。日間不共桌。夜裡不同床。楊氏只吃得他一碗飯。其實也只當休了的一般。他只說那夜進房的。果然是表兄無緣。無故走來。沾污人的清名。心上恨他。不過每日起來。

定在家堂香火面前。狠呪一次。不說來見的姓名。只說走來。算計我的。教他如何如何。我着約他進來。教我如何如何。定要求菩薩神助。照雪我的冤枉。好待丈夫。回心轉意。呪了許多時。也不見丈夫回心。也不見表兄有甚麼災難。忽然一夜。一卿與陳氏並頭睡。到三更。一齊醒來。下身兩件東西。無心湊在一處。不知不覺。自然會運動起來。覺得比往夜更加有趣。完事之後。一卿問道。這是一般取樂。為甚麼今夜的光。

景有些不同。一連問了幾聲，不見答應。一句只說他怕羞不好開口。誰想過了一會，忽然流下淚來。一婦問是甚麼原故，他究竟不肯回言。從三更哭起，哭到五更，再勸不住。一婦只得接了同睡。到天明正要問他夜間的原故，誰想睜眼一看，不是陳氏，却是楊氏。把一婦嚇了一跳。思量昨夜明，與陳氏一齊上床，一齊睡去，為甚麼換了他來。想過一會，又起心道：這畢竟是陳氏，要替我兩個和事，怕我不肯放意。

睡到半夜自己走過去把他送了來一定是這個原
故了。起先不知是接着的。如今曉得就。把身離開了。
却說楊氏昨夜原在自家房裡一人獨宿。誰想半夜
之後。從夢中醒來。忽然與丈夫睡在一處。只說他念
我結髮之情。一向在那邊睡。不過意。半夜想起特地
走來請罪的。所以丈夫問他。再不答應。只因生疎了。
許久不好。就說肉麻的話。想起前情。唯有痛哭而已。
及至睡到天明。掀開帳子一看。竟不在自己房中。却

睡在陳氏的床上，又疑心，又沒趣，急上爬下床來，尋衣服穿，誰想裙襖褶褲，都是陳氏所穿之物，自己的衣服半件也沒有，正在張惶之際，只見陳氏倒穿了，他的衣服走進房來，掀開帳子，對着一腳罵道：「好巧烏龜做的好事，你心上割捨不得，要與他私和，就該到他房裡去睡，為甚麼在睡夢之中，把我抬過去，把他扯過來，難道我該替他守空房，他該替我做寔事的麼？」一腳只說，陳氏做寔，圍套替他，和了事故，意來。

取笑他。就答應道：你倒起我睡着了，走去換別人來。我不埋怨你就勾了，你反粧聲做啞來罵我。陳氏又變下臉來，對楊氏道：就是他扯你過來，你也該自重。你有你的床，我有我的鋪，為甚麼把我的繩條褲子，壓了你們做把戲，難道你自家的被席，只該留與表兄睡的麼？楊氏羞得頰口無言，只得也穿了陳氏的衣服，走過房去。夫妻三個，都像做梦一般。一日，起心倒曉，再想不着是甚麼原故，及至點燈的時候，陳氏

對一卿道，你心上丟不得他，趁早過去，不要睡到半夜三更，又把我當了死屍，擡來搭去。一卿道：除非是鬼攝去的，我並不曾搭你。兩人脫衣上床，陳氏兩隻手死緊，把一卿樓住。睡夢裡也不肯放鬆，只怕自己被入搭去。上床一覺，直睡到天明。及至醒來，一看，樓的是個竹夫人。丈夫不知那裡去了。流水爬起来，披了衣服，赶到楊氏房中，掀開帳子一看，只見丈夫與楊氏四隻手樓成一團，嘴對嘴，鼻對鼻，一線也不差。

只有下身的嘴鼻蓋在被中。不知對與不對。陳氏氣
得亂抖。就趁他在睡夢之中。把丈夫一箇嘴巴。連楊
氏一森嚇醒。各人睜開眼睛。你相我。我相你。不知又
是幾時。湊着的。陳氏罵道。奸烏龜。巧二八。教你明
白。的過來。偏生不肯。定要到半夜三更。瞞了人來
做賊。我前夜着了鬼。你難道昨夜也着了鬼不成。好
好起來。對我說個明白。一卿道。我昨夜不曾動一動。
為甚麼會到這邊來。這怪事。實有些古怪。陳氏不

信又與他爭了一番。一卿道：我有個法子。今夜我在你房裡睡，把兩邊門都鎖了，且看可有變動。若平安無事，就是我的詭計。萬一再有怪事出來，就無疑是鬼了。畢竟要請箇道士來遣送。難道一家的人，把他當做傀儡。今日挈過東，明日挈過西，不成。陳氏道：也說得是。到了晚間，先把楊氏的房門鎖了。二人一齊進房，教了髮外面加鎖，裡面加栓。脫衣上床，依舊樓做一處。這一夜，只因怕鬼，二人都睡不着。一直醒到

四更不見一響動。直到雞啼方纔睡去。一卿醒轉來。天還未明。伸手把陳氏一摸。竟不見了。只說去上馬桶。連喚幾聲。不見答應。就着了忙。叫了鬟快點起燈來。把房門開了。各處搜尋。不見一毫形迹。及至尋到毛坑隔壁。只見他披頭散髮。在豬圈之中。樓着。一箇癩豬同睡。喚也不醒。推也不動。竟像吃酒醉的一般。一卿要教了鬟。推他進去。又怕醒轉。来自己不曉得。反要胡賴別人。要丟他在那邊。自己去睡。心上又

不悉只得坐在豬圈外守他醒來。楊氏也坐在那邊。一來看他。二來與一婢做伴。一婢嘆口氣道：「好！一分人家，丟出這許多怪事，自然是妖怪了。將來怎麼被他攪擾得過？」楊氏道：「你昨日說要請道士遣送，如今再遲不得了。」一婢道：「便是這等說，如今的道士個個是騙人的。那裡有甚麼法術？」楊氏道：「遣得去，遣不去，也要做上看。難道好由他不成？」兩個不曾說得完。只見陳氏在豬圈裡伸腰嘆氣，丫鬟曉得要醒了。

走到身邊，把他搖醒，道：「二娘快醒來，這裡不便請進去睡。」陳氏睜眼的應道：「我不是甚麼二娘，是個有法術的道士來替你家遣妖怪的。」鬘只說他做夢，依舊攀住身子亂搖。誰想他立起身來，高聲大叫道：「捉妖怪，捉妖怪！」一面喊，一面走，不像往常的腳步，竟是男子一般。兩三步跨進中堂，爬上一張桌子，對了鬘道：「快取寶劍法水來。」一家人個個嚇得沒主意，都定着眼睛相他。又對了鬘道：「你若不取法水，我

就先拿你做了妖怪，試了我的拳頭，說完一隻手捏了了鬢的頭髮，輕，提上來子，一隻手捏了拳頭，把了鬢，打了鬢，喊道：二娘，不要打，放我下去，取來就是。陳氏依舊把了鬢，提了朝外一丟，丟去一大多路。一卿看見這箇光景，曉得有神道附住他了，就教了鬢當真去取來，了鬢，合一碗淨水，取一把腰刀，連與他，就步扛控訣，竟與道士一般，做作起來，念完一個咒，把水碗打破，跪下一張凳子，走到自己房中，拿

一條束腰帶子套在自家頸上一隻手帶了出來對
衆人道，妖怪拿到了你家的怪事是他做起待我教
他招來對着空中問道，頭一樁怪事，你為甚麼用毒
藥害人，害又害不死，反把他醫好，這是甚麼原故，問
了兩遭，空中不見有人答應，他又道，你若不招我就
動手了，將刀背朝自己身上重打，打了上百自己又
喊道，不消打，招就是了，我當初嫁來的時節，原說他
害的是死，若要自己做大的，後來見他不死，所以

買毒藥來催他，不知甚麼原故，反醫活了。這樁事是真的。歇息一會，自己又問道：「第二樁怪事，你為甚麼把丈夫的東西偷到爺娘家去，反把賊情事，冤屈做大的？這是那箇教你的法子？自己又答應道：「這個法子是大娘自己教我的。他瘋病未好之先，曾對我講說：丈夫有慳吝的毛病，家中不見了東西，定要與他啣氣。啣氣之淚，定有幾痕不同床。我後來見他兩個相處得好，氣忿不過，就用這個法子擺布他。這樁事

也是真物。自己又開這第三條怪事。薛氏是個水清
玉潔之人，並不曾做歹事。那晚他表兄來借宿，你為
甚麼假粧男子，走去摸丈夫的鬍鬚，累他受那樣的
冤屈。這個法子，又是那個教你的。自己又應道：「這
是大娘教我的。」他說：「初來之時，與表兄說話，丈夫疑
他有私，沒來他的表兄，恰好來借宿，我就用這個法
子，離間他。這樁事是他自己說話，不留心。」我回：「然
然，死他，也該認些不是。我做的怪事，只有這三樁。要第

四○件○就○沒○有○了○。○後○來○把○我○們○搥○來○搥○去○的○事○。○不○知○是○
那○箇○做○的○也○。○求○神○道○說○個○明○白○自○己○又○應○道○搥○你○們○
的○就○是○我○。○我○見○楊○氏○終○日○哀○告○。○要○我○替○他○伸○冤○。○故○此○
顯○個○神○通○。○驚○嚇○你○。○只○說○你○做○了○虧○心○之○事○。○見○有○神○明○
幫○助○他○。○自○然○會○驚○心○。○改○過○。○誰○想○你○全○不○慎○悔○。○反○要○欺○
凌○丈○丈○。○毆○辱○楊○氏○。○故○此○索○性○顯○個○神○通○。○杜○你○與○癩○猪○
同○宿○。○今○日○把○他○的○冤○枉○說○明○。○破○了○一○家○人○的○疑○惑○。○你○
以○後○都○要○改○過○。○有○新○善○事○。○如○此○。○我○就○不○肯○輕○恕○你○了○。

楊氏聽了這話，快活到極處，反痛哭起來。只曉得是神通不記得，是警人倒說了。陳氏嗑上無數的頭，一卿心上思量道：「是便是了，他又不曾到那裡去，娘家又不十分有人來，當初的毒藥，是那個替他買來的？偷的東西，又是那箇替他運去的？畢竟有些不明白。」正在那邊疑惑，只見他父親與隔壁的道婆聽見，這樁異事都趕來看，只說他既有神通附了，畢竟曉得過去未來，都要問他終身之事，不想走到面前，陳

氏把一隻手揪住兩個的頭髮。一隻手掉轉了刀背。一面打一面問道：毒藥是那個買來的東西？是那個運去的快？招來起先兩個還不肯說。後來被他打得頭破血流，熬不住了。只得各人招出來。一俾到此方，絲時得是真正神道也。對了陳氏亂拜。一過之後，陳氏舞弄半日，精神倦了，不覺一交跌倒。從桌上滾到地下，就動也不動。衆人只說他跌死。走去一看，原來還像起先閉了眼，張了口，呼的睡像個醉漢的。

一。瓶。只。少。個。病。猶。做。伴。裏。人。只。得。把。他。擡。上。床。去。過。
了。一。夜。方。纔。甦。醒。問。他。昨。日。舞。弄。之。事。一。毫。不。知。只。
說。在。睡。夢。之。中。被。個。神。道。打。了。無。數。刀。背。一。知。道。可。
曾。教。你。指。甚。麼。話。麼。他。只。是。模。糊。答。應。不。肯。說。明。那。
裡。曉。得。隱。微。之。事。已。曾。親。口。告。訴。別。人。過。了。後。來。雖。
然。不。死。也。染。了。一。樁。惡。疾。與。楊。氏。當。初。的。病。源。大。同。
小。異。是。楊。氏。該。造。化。有。人。把。毒。藥。醫。他。自。已。姑。
息。不。肯。用。那。樣。虎。狼。之。劑。所。以。害。了。一。世。不。能。勾。與。

丈夫同床。你道陳氏他染的是甚麼惡疾。原來只因那一晚。樓了癩猪。同睡猪。倒好了。把癩瘡。盡過與他。雪白粉嫩的肌膚。變做牛皮蛇殼。一御靠着他就。要喊叫起來。便宜了個不會吃醋的楊夫人。享了一生忠厚之福。可見新醋是喫不得的。我這回小說。不但說做小的。不該醋大。也要使做大的。看了曉得這件東西。不論新陳。總是不喫的妙。若使楊氏是個醋量高的。終日與陳氏炒。鬧。使家堂香火。不得安生。

那鬼神不笑計他也勾了那裡還肯幫襯他無論瘋病不得好連後來那身癩瘡焉知不是他的晦氣天下做大的人忠厚到楊氏也沒廢棄了究竟不曾吃虧反討了便宜去可見世間的醋不但不該吃也儘不必吃我起初那些吃醋的註解原是說來解嘲的不可當了定事做

評

這回小說天下人看了都要怪他說得未經世

上那有小反醋大之理。不知做大的醋小一百個之中有九十九個做小的醋大一百個之中也有九十九箇。只是做大的醋小發淺得出做小的醋大發淺不出。雖有內外之分。其醋一也。這回小說。即使天下做小的看了也都服他。是誅心之論。

無聲戲小說第十一回

見孫棄骸骨。僮僕奔喪。

詩云

古云有子萬事足。
常見人生忤逆兒。
有子無兒總莫嘆。

覺世禪官編次
睡卿祭酒批評

多少貧民怨孤獨。
又言無子翻為福。
黃金不盡便傳家。

床頭有教人爭哭。

俗語從來說不差。

話說世間子嗣一節，是人生第一樁大事。祖宗血食，要他締自己熱身，要他養一生掙來的家業，要他承守這三件事，本是一樣要緊的。但照世情看起來，為父為子的心上，各有一番輕重。父親望子之心，前面兩樁極重，後面一件甚輕。兒子望父之心，前面兩件運輕，後面一樁極重。若有了家業，無論親生之子，生前奉事，慇懃死後，追思哀切，就是別人的骨血，承繼

來的也都看銀子面上。生前一樣。濕衾肩袖。死後一
般。戴孝披麻。却像人的兒子。儘可以不必親生。若還
家業凋零。老景蕭索。無論螟蛉之子。孝意不誠。喪容
欠戚。就是自己的骨髓。流出來結成的血塊。也都冷
面承歡。愁容進食。及至送終之際。減其木衾。薄其棺
槨。道他原不曾有家業。遺下來不干我為子之事。待
自己生身的。尚且如此。待父母生身的一餐。可知就
逢時遇節。勉強祭奠一番也。與嚼說之食。無異。祖宗

未必肯享。這等說來，豈不是三事之中，只有家業最重。當初有兩個老者，是自幼結拜的弟兄，一個有二子，一個無嗣。有子的，要把家業盡數分與兒子，待他輪流。洪膳無嗣的，勸他留住一分自己養老。省得在兒子項下取氣。凡事不能自由，有子的，不但不聽，還笑他心性刻薄，以不肖待人。怪不得難為子息。竟把家業分新開了，要做個自在之人，不想兩位金郎都不孝，一味要做人家，不顧爹娘死活。成年不動酒，論

月不開暈那老兒不上幾月熱得骨瘦如柴一日在
路上撞着無嗣的無嗣的問道一向不見為何這等
清減了有子的道只因不聽你藥石之言以致如此
就把兒子鄙吝捨不得奉養的話告訴一通無嗣的
嘆息良久想了一會道令郎肯作家也是好事只是
古語云五十非肉不飽你這樣年紀如何斷得肉食
我近日承繼了兩個小兒倒還孝順酒肉魚鱉擺在
面前只愁沒有兩張嘴兩個肚你不如隨我回去同

住幾日開，暈了回去，何如有子的熬鍊，不過頑不
得羞恥，果然跟他回去，無嗣的道，今日是大小兒供
給，且看他的飲饌，何如少頃，只見美味盈前，異香撲
鼻，有子的與他素飲，大嚼吃了一頓，極足睡了次日
起來道：今日輪着二房供膳，且看此大房，豈何如
少刻，又見佳酥美饌，不住的搬運出來，取之無窮，食
之不竭，一連過了數日，有子的對無嗣的嘆息道：兒
子只論孝不孝，那論親不親，我親生的，那做忤逆，反

不如你承繼的這等孝順只是小弟來了兩日并不見令郎走出來不知是怎生兩個相貌都一般有這樣的孝心可好請出來一見無嗣的道要見不難待我喚他們出來就是就向左邊喚道請大官人出來伸手在左邊袋裡摸出一個銀包放在桌上又向右邊喚道請二官人出來伸手又在右邊袋裡摸出一個銀包放在桌上對有子的指着道這就是兩個小兒老兄請看有子的大驚道這是兩包銀子怎麼說

是令郎無嗣的遺銀子就是兒子了、天下的兒子、那
裡還有孝順似他的要酒就是酒、要肉就是肉、不用
心焦、不消催促、何等體心、他是我骨頭上榨出來的、
也只當自家骨血、當初原教他同家過活、不恁分居、
只因你那一日分家、我勸你留一分養老、你不肯聽、
我回來也把他分做兩處、一個居左、一個居右、也教
他們輪流供膳、且看是你家的孝順、我家的孝順、不
想他們還替我爭氣、不曾把我熬瘦了、到如今還許

我請人相陪，豈不是古今來第一個養志的孝子，不枉我當初苦禱他一場。說完，依舊塞進兩邊袋裡去了。那有子的聽了這話，不覺兩淚交流，無言可答。後來無子的憐他老苦，時常請他吃些肥食，滋補順養，緣得盡其天年。看官照這樁事論起來，有家業命典兒子的，尚且不得他孝養之力；那白手傳家，空囊養子的一發不消說了。雖然如此，這還是入世不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話。若照情理細看起來，貧窮

之華囊無蓄。貧倉少餘糧。做一日吃一日的人家。生
出來的兒子。倒運有此孝意。為甚麼原故。只因他無
家可傳。無業可受。那負米養親。來薪供膳之事。是自
小做慣的。也就習以為常。不自知其為孝。所以倒有
暗合道理的去處。偏是富貴人家。兒子吃慣用慣。却
像田地金銀。是他前世帶來的。不關父母之事。畧分
少味。就要怨恨。竟像刻剗了他已財一般。若稍為
父母吃此辛苦。就道是盡瘁竭力。從來未有之孝了。

那裡曉得當初曾開大奔，還比他辛苦幾分。所以人的孝心，大半喪於膏粱。縱袴不可把金銀產業當做傳家之寶。既為兒孫做馬牛，還替他開個警帳爺娘之黨。我如今說個爭財背本之人，以為逆子貪夫之戒。明朝萬曆年間，福建泉州府同安縣有個百姓，叫做單龍溪，以經商為業。他不販別的貨物，單在本處收荔枝圓眼，到蕪杭發賣。長子單金早喪，遺腹生下一孫，就叫做適生。次子單玉，是中年所得，與適生

是叔侄。牛相上下，却如兄弟一般。兩個同學讀書，不
管生意之事。家中有個義男，叫做百順，寫得一筆好
字，打得一手好算。龍溪見他聰明，時常帶在身邊。服
事又相幫做生意，百順走過一面道，就與老。湖一
般慣熟。為人又信實，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所以行家
店戶沒有一個不敬奉他。龍溪不在面前，一般與他
同起同坐，又替他取個表德，叫做順之。做到後來，反
成龍溪古板，喜他活動。龍溪說不去的，實也說得去。

龍溪討不起的帳，他討得起。龍溪見他結淨人緣，就
把脫貨討帳之事，索性教他經手。自己只管總數。就
有人在背後勸百順，教他聚些銀子贖身出去。自做
人家，百順回他道：「我前世欠人之債，所以今世為人
之奴，拚得替他勞碌，一生償還清了，來世緣得回頭。
若還鬼頭鬼腦偷他的財物贖身出去，自做人家，是
債上加債了。那一世還得清案，或者家主展屬自己
吾不過要想脫身也。還有此道理。我家主僕猶如父

無羞羞。子一箴。他不曾以冠警待我。怎恐以土芥視他那。勸的人聽了。反覺得自家不是一發敢重他。却說龐。漢年近六旬。妻已物故。自知風燭草霜。將來日子有。限。欲待丟了生意不做。又怕帳目難計。只得把本錢。收起三分之二。贖了家人。窟個地窖。埋在土中。要待。單玉與遺生。累知世務。就取出來分與他。只將一分。客本販貨往來。恭應主顧。要漸。刮起陳帳。回家養。老。雖想經紀舖戶。規矩做定了。畢竟要一帳搭一帳。

淺貨到了前帳，還淺貨不列前帳，只當扣住籠淺的生意，再歇不得手。他平日待百順的情分，與親子無異，一樣穿衣，一般吃飯。見他有此病痛，恨不得把身子替他。只想到銀子上面，就要分個彼此。子孫畢竟是子孫，奴僕畢竟是奴僕。心上思量，道我的生意一向是他經手。倘若我早晚之間，有此不測，那頭上的帳目，總在他手裡。萬一收了去，在我兒孫面前，多的說，少有的說，無教他那裡去查帳。不如趁我生

前把兒孫領出來認一認主顧。省得幾死之後，衆人不相識，就有銀子也不肯還他。美計定了，到第二次回家收完了貨，就不付百順道。一向的生意都是你跟去做，把兩個小官人倒弄得游手靠閑，將來書讀不成，反誤他終身之事。我這番留你在家教他們，跌我出去也受些出路的風霜。為家的辛苦，知道錢財難趁，沒來好做人家。百順道老爹的話極說得是。只怕你老人家路上沒人服事，起倒不便。兩位小官人

不○會○出○門○洋○慣○船○車○上○擔○千○受○保○反○要○費○你○的○心○血
漢○道○也○說○不○得○且○等○他○走○一○兩○遭○再○做○匠○處○却○說○單
玉○與○遺○生○聽○見○教○他○丟○了○書○本○去○做○生○意○喜○之○不○勝
只○道○做○客○的○人○終○日○在○外○面○游○山○玩○水○風○花○雪○月○不
知○如○何○受○用○那○裡○曉○得○穿○着○草○鞋○游○山○背○着○被○囊○就
水○也○不○見○有○甚○山○水○之○樂○至○於○客○路○上○的○風○花○雪○月
與○家○中○大○不○相○同○而○處○的○天○公○竟○是○相○反○的○家○中○是
解○慍○之○風○ 兆○瑞○之○雪○ 娛○日○之○花○ 賞○心○之○月

客路上是

刺骨之風

僵體之雪

斷腸之花

傷心之月

二人跟了出門，耐不過奔馳勞碌，一個埋怨阿父，一個嘆恨阿祖，道好，在家快活，為甚麼領人出來受這樣苦？及至到了地頭，兩個水土不服，又一齊生起病來。這個要湯，那個要藥，把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家磨得頭光脚腫，方纔曉得百順的話，是金石之言。懊悔不曾聽得伏事，得兩人病痊，到各店去發貨。

誰想人都嫌貨不好一箱也不要只淨折了許多本錢濫賤的攬去要計起前帳回家怎奈經紀舖行都回送經手的不來不好付得單玉遺生與他爭論衆人見他大模大樣一發不理大家相約定了分文不付龍溪是年老之人已被一子一孫磨得七死八活如今再受些氣恼分明是雪上加霜那裡撐持得住一病着床再醫不起自己知道不濟事了說對單玉遺生道我雖然死在異鄉有你們在此收殮也只當

死在家裡一統我死之後，你可將前日賣貨的銀子，裝成骸骨回去。這邊的帳目，料想你們討不起，不要與人啣氣，回去叫百順來討，他也有些良心，料不致全然乾沒。我還有一句話，論理不該就講，只怕臨危之際，說不出來，誤了大事。只淨講在你們肚裡，我有銀子若干，盛做災塚，埋在某處地下，你們回去，可掘起來的。或是買田，或是做生意，切不可將來浪費。說完，就教買棺木，辦衣食，只等無常一到，即便來。

徐却說單玉遺生見他說出這宗銀子埋在家中西
人○心○上○如○同○火○發○巴○不○得○乃○祖○乃○父○早○此○斷○氣○收○松
完○了○好○回○去○掘○來○使○用○誰○想○吾○老○之○病○猶○如○將○滅○之
燈○乍○暗○乍○明○不○肯○就○息○二○人○度○日○如○年○好○生○難○過○一
日○遺○生○出○去○討○帳○到○晚○不○見○回○來○龍○溪○央○人○各○處○尋
覓○不○見○踪○影○誰○想○他○要○銀○子○心○慌○等○不○得○以○祖○畢○命
又○怕○阿○叔○一○同○回○去○以○大○磨○小○水○不○均○勻○故○此○瞞○了
阿○叔○替○了○乃○祖○做○個○高○才○捷○足○之○人○預○先○題○回○去○掘

歲了。龐漢不曾設身處地。那裡無心到此。單玉是同
事之人。曉得其中訣竅。遺生未去之先。他早有此意。
只因意思不決。遲了一兩天。所以被人占了先着心。
上思量道。他既然瞞我回去。自然不顧道理。一總都
要掘去了。那裡還留一半與我。明日回去取討他。
也未不肯還。要打官司。又沒憑據。難道孫子得了祖
財。兒子反立空地不成。如今父親的衣衾棺柩。都
已有了。若還銜氣。主人家也會殮葬。何必還要兒子。

送終我若與他說明他決然不放我走不如便宜行
事罷了。笑計已完。次日瞞了父親以尋訪遺生為名
催了快船。兼程而進的去了。龍溪見孫子尋不回來
也知道為銀子的原故。懊悔出言太早。遂嘆息道。孫
子比兒子到底隔了一層情意。不相關切。只要銀子
就做出這等事來。還虧得我帶個兒子在身邊。不然
骸骨都沒人收拾了。可見天下孝子易求。慈孫難得。
誰想到第二日連兒子也不見了。方緣知道不但慈

孫○雞○得○併○孝○子○也○不○易○求○只○有○錢○財○是○嫡○親○父○祖○就○
埋○在○土○中○還○要○急○趕○回○去○掘○他○起○來○生○身○的○父○祖○
到○臨○終○沒○有○出○息○竟○與○路○人○一○般○就○死○在○旦○夕○也○等○
不○得○收○殮○過○了○帶○他○回○去○財○之○有○用○亦○至○於○此○計○之○
為○害○亦○至○於○此○嘆○息○了○一○回○不○覺○放○聲○大○哭○又○思○量○
若○帶○百○順○出○來○豈○有○此○事○自○古○道○國○雞○見○忠○臣○不○到○
今○日○如○何○見○他○好○處○怎○得○他○飛○到○面○前○待○我○告○訴○一○
番○死○也○瞑○目○却○說○百○順○自○從○家○主○去○後○甚○不○放○心○終○

日求籤問卜。只怕高年之人。外面有此長程。一日見遺生走到。連忙問道。老爹一向身體何如。如今在那裡。為甚麼不一齊回來。你一個先到。遺生回道。病在外面。十分危篤。如今死了。也不可。知百順大驚道。既然病重。你為何不在那邊料理後事。及跑了回來。遺生只道。回家有事。不說起。藏的原故。百順見他。舉止乖張。言語錯亂。心上十分驚起。思想家主病在異鄉。若果然不保。身邊只有一個兒子。又且少不更事。

救他如何料理得來。正要趕去相幫，不想到了次日，連那少不更事的也回來了。百順見他慌，如有所失，心上一發驚，問他原故，並不答應。直到尋不見銀子，與遺孫爭鬧起來，纔曉得是掘藏的原故。百順急了，也不通知二人，收拾行囊，竟走不數日，趕到她頭，喜得龍溪還不曾死。正在帳上待斃之時，忽見親人走到，悲中生喜，慶生悲，少不得主僕二人，各有一番疼熱的話。次日龍溪把行囊鋪戶一齊請

到面前將忤逆子孫貪財背本先後逃歸其義勇
信千里奔喪的話告訴一遍。又對衆人道：我舍下的
家私與這邊的帳目約來共有若干，都虧這個得力
義子幫我掙來的。如今被那禽獸之子，狼虎之孫，得
了三分之二，只當被強盜劫去一般。料想道：不轉了
這一分，雖在帳上料諸公決不相虧。我如今寫張遺
屬下來，煩諸公做個見証。公與這個孝順的義子，或
死之後，教他在這裡自做人家，不可使他回去。我的

骸骨也不必裝載運鄉就葬在這邊待他不時祭掃
省得靠了不孝子孫反要做無祀之鬼倘若那兩個
逆種尋到這邊來與他說話煩諸公執了我的遺孀
送他到官追完今日背祖棄父死不奔喪之罪說便
是這等說只怕我到陰間也就有個報應不到尋來
的地步說完眾人齊聲贊道正該如此百順跪下磕
頭力辭不可說百順是老爺的奴僕就粉身為主也
是該當這些小勤勞何足掛齒若還老爺這等滿意

起來是開幼主懺悔之端。百順我主之罪不是愛
百順反是害百順了。如何使得龍溪不聽。勉強掙紮
起來只是要罵衆人同聲相和道。幼主懺悔你。我們
自有公道。一面說一面取紙。的取紙磨墨的磨墨。揮
在龍溪面前。龍溪雖是弄死之人。當不得感激百順
的心。堅憤恨子孫的念切。提起筆來精神勃。竟像
無病的一枝。寫了一大幅。前面半篇說子孫不孝。竟
是討逆。鋤山的檄文。後面半篇贊百順。竟忠。竟忠。

士○忠○臣○的○論○斷○寫○完○，又○求○衆○人○用○了○花○押○，方○纔○違○與○
百○順○，百○順○怕○病○中○之○人○，違○拗○不○得○，只○得○權○且○受○了○，
頭○謝○恩○，却○也○古○怪○，龍○溪○與○百○順○想○是○前○生○父○子○，夙○世○
君○臣○在○生○不○能○相○離○，臨○死○也○該○見○面○，百○順○未○到○之○先○
淹○：○纏○：○再○不○見○死○等○他○走○到○說○過○一○番○永○訣○的○話○
遺○囑○，纏○寫○得○完○等○不○得○睡○倒○，就○他○命○了○，百○順○辦○天○痛○
哭○，哭○不○成○生○，將○辦○下○的○衣○衾○棺○槨○，殯○殮○過○了○，自○已○戴○
孝○披○麻○，寢○苫○枕○塊○，與○親○子○一○般○，開○喪○受○吊○，七○日○已○完○。

就、被、各、家、討、帳、准、備、要、裝、喪、回、去、衆、人、都、不、肯、道、你、
家、主、臨、終、之、命、不、可、不、遵、若、還、在、此、做、人、家、我、們、的、
帳、目、一、一、還、清、待、你、好、做、生、意、若、要、裝、喪、回、去、把、銀、
子、送、與、禽、獸、狼、虎、不、但、我、們、不、服、連、你、亡、主、也、不、甘、
心、况、且、那、樣、凶、人、豈、可、與、他、相、處、待、生、身、的、父、祖、尚、
且、如、此、何、况、手、下、之、人、你、若、回、去、跟、他、將、來、不、是、餓、
死、就、是、打、死、斷、不、可、錯、了、主、意、百、願、見、衆、人、的、話、來、
得、激、切、若、還、不、休、銀、子、決、難、到、手、只、得、當、面、應、承、道、

蒙諸公好意為我，怎敢不知自愛，但求把帳目賒
運待我置些田地，買所住宅，娶房家小，在此過活，求
諸公青目，就是衆人見他依允，就把一應欠帳，如數
還清，百順討足之後，就備了幾席酒，把衆人一齊請
來，拜了四拜，謝他一向擡舉照顧之情，然後開言道，
小人奉家主遺言，蒙諸公盛意教我，不要還鄉，在此
成家立業，這是恩主愛惜之心，諸公憐憫之意，小人
極該仰承，只是仔細籌度起來，畢竟有些碍理，從古

以○來○只○有○子○承○父○業○那○有○僕○受○主○財○我○如○今○若○不○裝
喪○回○去○把○容○本○交○還○勿○主○不○但○明○中○犯○了○叛○主○之○條
就○是○暗○中○也○犯○了○昧○心○之○忌○有○幾○個○受○了○不○義○之○財
能○勾○安○然○受○享○的○我○如○今○拜○別○諸○公○要○扶○靈○柩○回○去
了○衆○人○知○道○勸○不○住○只○得○替○他○躊躇○道○你○既○然○立○心
要○做○義○僕○我○們○也○不○好○勉強○留○你○只○是○你○那○兩○個○幼
主○未○必○像○阿○父○能○以○恩○義○待○人○據○我○們○前○日○看○來○却
是○兩○個○凶○相○你○雖○狀○忠○心○赤○膽○的○爲○他○未○必○推○心

置腹的信。你他父親生前貨物是你放死。後帳目是你收。萬一你回去之後。他倒疑你有私。要恩將孽報。起來如何了得。你的本心。只有我們知道。你那邊有起事來。我們遠水救不得近火。你如今回去。銀子便交付與他。那張青。萬切記要藏好。不可被他看見。搶奪了去。他若難為你。起來。你還有個憑據。好到官去。抵敵他。百順聽到此處。不覺改顏變色。合起掌來。念一般阿彌陀佛。道諸公講的甚麼話。自古道。君歎臣。

死○臣○不○得○不○死○父○欲○子○亡○子○不○得○不○亡○豈○有○做○奴○僕○
之○人○與○家○主○相○抗○之○理○說○到○此○處○也○覺○得○罪○過○那○道○
孺○上○的○言○語○是○家○主○憤○怒○頭○上○偶○然○發○洩○出○來○的○若○
還○此○時○不○死○連○他○自○己○也○要○懊○悔○起○來○何○况○子○孫○看○
了○不○說○他○反○常○背○理○倒○置○尊○卑○戒○此○番○若○帶○回○去○使○
幼○主○知○道○教○他○何○以○為○情○若○使○為○子○者○怨○父○為○孫○者○
恨○祖○是○我○傷○殘○他○的○骨○肉○攪○亂○他○的○倫○理○主○人○生○前○
以○恩○結○我○以○反○以○讐○報○他○了○如○何○使○得○我○不○如○當○諸○

公○面○前○毀○了○這○張○遺○囑○省○得○貽○悔○於○將○來○說○完○取○出○
遺○囑○搜○在○手○中○對○靈○樞○拜○了○四○拜○點○起○火○來○燒○化○了○
四○座○之○中○人○；○嘆○服○個○；○稱○奇○道○他○是○僮○僕○中○的○聖○
人○可○惜○不○曾○做○官○做○吏○若○受○朝○廷○一○命○之○榮○自○然○是○
個○託○孤○寄○命○之○臣○了○百○順○別○了○衆○人○催○下○船○隻○將○旅○
襯○裝○載○還○鄉○一○路○燒○錢○化○紙○招○魂○引○魄○自○不○必○說○一○
日○到○了○同○安○將○靈○樞○停○在○城○外○自○己○回○去○請○奴○主○出○
來○迎○喪○不○想○走○進○大○門○家○中○烟○消○火○滅○冷○氣○侵○人○只○

見○兩○個○幼○主○母○不○見○了○兩○位○幼○主○人○問○到○那○裡○去○了○
單○玉○遺○生○的○妻○子○放○聲○大○哭○並○不○回○言○直○待○哭○完○了○
方○纔○述○其○原○故○原○來○遺○孫○得○了○銀○子○不○肯○分○與○單○玉○
二○人○終○日○相○打○遺○生○把○單○玉○致○命○處○傷○了○一○下○登○時○
嘔○血○而○死○地○方○報○官○知○縣○把○遺○生○定○了○死○罪○原○該○秋○
後○處○決○只○因○牢○獄○之○中○時○疫○大○作○遺○生○入○監○不○上○一○
月○暴○病○而○死○當○初○掘○起○的○財○物○都○被○官○司○用○盡○兩○口○
尸○骸○雖○經○收○殮○未○曾○殯○葬○百○順○聽○了○捶○胸○跌○足○慟○痛○

一場只得尋了吉地將單玉遺生拊奠龍溪左右一
夜百順夢見龍溪對他大怒道你是明理之人為何
做出背理之事而個逆種是我的誓人為何把他
奠在面前終日使我動氣若不移他開去我寧可往
別處避他百順醒來知道他父子之讐到了陰間還
不曾消釋只得另尋一地將單玉遺生遷奠一處一
夜又夢見遺生對他哀求道叔生前是我打死如
今奠在一處時刻與我為讐求你另尋一處把我移

去避他百順醒來懊悔自己不是父子之學尚然不
解何況叔侄既然得了前夢就不該使他合塋只得
又尋一地把遺生移去葬了三處的陰魂緣得安安
單玉遺生的妻子年紀幼小夫死之後各人都要改
嫁百順因他無子也不好勸他守節只得各尋一分
人家送他去了龍溪沒有親房百順不恐家主絕嗣
就刻個先考龍溪公的神主供奉在家祭祀之時自
稱不孝繼男百順逢時掃墓遇忌備齋追遠之儀比

親生之子更加一倍。漢末家業興隆子孫繁衍衣冠累世不絕。這是他盛德之報。我道單百順而行之事當與嘉靖年間之徐阿寄一樣流芳。草龍溪所生之子當與春秋齊桓公之五子一般遺臭。阿寄輔佐主母撫養孤兒。辛苦一生替他掙成家業。臨死之際搜他私蓄沒有分文。其事載於警世通言。齊桓公卒於宮中。五公子爭嗣父位。各相攻伐。桓公的尸骸停在床上。六十七日不能殯殮。尸蟲出于戶外。其事載於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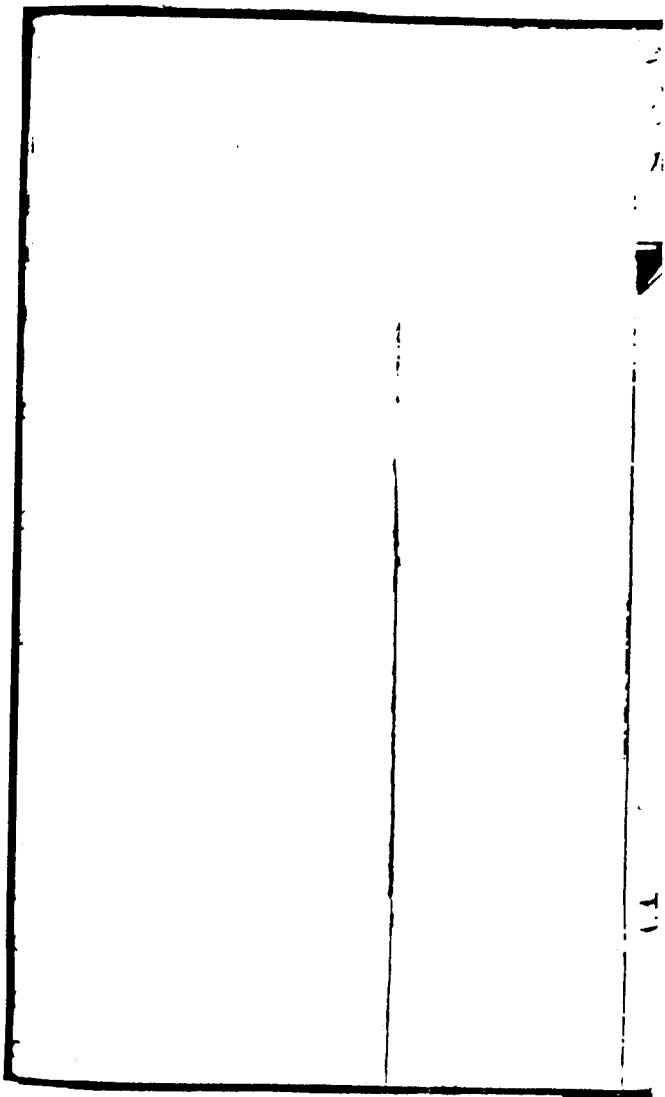
錯○這○四○椿○事○却○好○是○天○生○的○對○偶○可○見○奴○僕○好○的○也○
常○得○子○孫○子○孫○不○好○的○尚○不○如○奴○僕○凡○為○子○孫○者○看○
了○這○回○小○說○都○要○激○發○孝○心○道○為○奴○僕○的○尚○且○如○此○
豈○可○人○而○不○如○奴○僕○乎○有○家○業○傳○與○子○孫○子○孫○未○必○
盡○孝○沒○家○業○傳○與○子○孫○子○孫○未○必○不○孝○凡○為○父○祖○者○
看○了○這○回○小○說○都○要○冷○淡○財○心○道○他○們○因○有○家○業○所○
以○如○此○為○人○何○必○苦○椿○家○業○這○等○者○來○小○說○就○不○是○
無○用○之○書○了○若○有○貪○財○好○利○的○子○孫○問○金○求○田○的○父

祖不原作者之心怪我造此不情之言離間人家骨
肉者請述孟子二句回覆他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評

看了百順之事竟不敢罵人奴才恐有如百順
者在其中也看了單玉遺生之事竟不願多生
子孫恐有如單玉遺生者在其中也然而作小
說者非有意重奴僕輕子孫蓋亦循春秋之法

夷○我○勳○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於○夷○秋○則○夷
秋○之○和○春○秋○衰○衰○秋○之○心○則○知○神○官○重○奴○僕○之
意○矣○



無聲戲小說第十二回

覺世禪官編次

睡鄉祭酒批評

妻○妻○抱○琵琶○梅○香○守○節○

詞云

妻○妻○眼○前○花○死○渡○寬○家○尋○常○說○起○抱○琵琶○怒○氣○
 直○冲○霄○漢○上○切○齒○磋○牙○及○至○戴○喪○髮○
音 撮 喪 髮
 長○情○芽○個○中○心○緒○亂○如○麻○學○抱○琵琶○猶○恨○晚○尚○

不如他

這一首浪淘沙詞乃說世間的寡婦改醮者多終節者少凡為丈夫者教訓婦人的話雖要認真屬望女子之心不須太切在生之時自然要着意防閑不可使他動一毫邪念萬一自己不幸死在妻妾之前至臨終永訣之時倒不妨勸他改嫁他若是個貞節的不但勸他不聽這番激烈的話反足以堅其守節之心若是本心要嫁的莫說禮法禁他不從情意結他

不來就把死去。替他道：你若嫁人，我就扯你到陰間。說話他也知道。閻羅王不是你做，且等我嫁了人，看你扯得去，扯不去。當初魏武帝臨終之際，分付那嫵妃教他分香賣履。消遣時日，省得閒居。獨宿要起慈心也。可謂會寫遺孺的了。誰想晏駕之後，依舊都做了別人的姬妾。想他當初分付之時，那些婦人到背後去，那一頓不罵他幾聲。阿猷說我們六宮之中，若個禁你守節，只怕京師地面狹窄，起不下這許。

多節婦牌坊。若使遺詔上肯附一筆道六宮嬪御放
歸民間任從嫁。這那此女子豈不分香刻像去尸枕
他賣履為資去祭奠他千載以流。運落個英雄曠達
之名。省得把分香賣履四個字露出。一生醜態。填人
笑罵的舌根。所以做丈夫的人。凡到易箆之時。都要
把魏武帝做個殿鑿。姬妾多的。須趁自家眼裡。或是
贈與貧士。或是嫁與良民。省得他剝麻戴孝。持節
把哭聲做了怨聲。就是沒有姬妾。或者妻子少艾的。

也○該○把○我○向○曠○達○之○言○去○激○他○一○激○以○得○着○的○等○他○
自○守○當○面○決○不○怪○我○衝○撞○激○不○着○的○等○他○自○揀○背○後○
也○不○罵○我○阿○歎○這○是○死○丈○夫○待○活○妻○妾○的○秘○訣○列○位○
都○要○緊○記○在○心○我○如○今○說○兩○個○激○不○着○的○一○個○激○得○
着○的○做○個○榜○樣○只○是○激○不○着○的○本○該○應○激○得○着○激○得○
着○的○儘○可○以○激○不○着○於○理○相○反○於○情○相○悖○所○以○叫○做○
奇○聞○明○朝○靖○曆○之○間○江○西○建○昌○府○有○個○秀○士○姓○馬○字○
麟○如○生○來○資○穎○超○凡○才○思○出○衆○又○有○一○副○絕○美○的○姿

容那此善風釐的都道男子面顏不宜如此嬌媚將
來未必能享大年他自己也曉得命理常說我二十
九歲運限難過若跳得這個關去就不妨了所以功
名之念甚輕子嗣之心極重正妻羅氏做親喪年不
見生育就娶個寡氏為妻莫氏小羅氏喪歲兩個的
姿容都一般美麗家中又有個丫鬟叫做碧蓮也有
爽分顏色譬如收做蓮房尋常之夜在妻妾房中宿
歇得多但到行經之後三處一箴下種過了七八年

羅氏也不生碧蓮也不育只有莫氏生下一子生子
之年麟如恰好二十九歲果然運限不差生起一場
大病似傷寒非傷寒似陰症非陰症麟如自己也是
精於醫道的竟辨不出是何症候自己醫治也不好
倩人醫治也不效一日重似一日看主要絕命了就
把妻妾通房都叫來立在面前指着兒子問道我做
一世人止留得這些骨血你們三個之中那一個肯
替我撫養我看你們都不像做寡婦的材料肯守不

肯守大家不妨直說。若不情願做未亡人，好待裁尋個朋友把孤兒託付與他，省得做拖油瓶帶到別人家去被人磨滅死了。斷我一門宗祀。羅氏先開口道：相公說的甚麼話！烈女不更二夫，就是沒有兒子，尚且要立嗣守節，何況有了嫡親骨血，還起別樣的心腸？我與相公是結髮夫妻，比他們婢妾不同。他們若肯同伴相守，是相公的大幸。若還不願，也不要搭個了他，要去只管去。有我在此撫養，不愁兒子不大。何

須尋甚麼朋友託甚麼做兒惹別人談笑。麟如點頭道說得好。這總像個結髮夫妻。莫氏聽了這些話。心上好生不平。丈夫不曾唱采得完。他就高聲截住。道結髮便怎的。不結髮便怎的。大娘也忒把人看輕了。你又不生育的。尚且肯守。難道我生育過的。反丟了自家骨血。去跟別人不成。從古來只有守寡的妻。妻那有守寡的梅香。我們三個之中。只有碧蓮去得。相公若有差池。再一分人家。打發他去。我們兩個生。

是馬家人死。是馬家兒。沒有第二句說話。相公只肯
放心。餅如又點點頭道。一發說得好。不在我數年罷。
受羅氏其氏說話之時。碧蓮立在旁邊。只管噴嚏。絲
綉友至說完。也該輪着他應付幾句。他竟低頭屏氣。
寂然無聲。禪如道。碧蓮為甚麼不講。想是果然要嫁。
麼。碧蓮閉着口。再不則聲。羅氏道。你是沒有開保的。
要去就說去。難道好強你守節不成。碧蓮不得已。纔
回。愛道我的話。不消自己答應。方纔大娘二娘都替。

我說過了做婢妾的人比結髮夫妻不同只有守寡
的妻妾沒有守寡的梅香若是孤兒沒人照管要我
撫養他成人替相公延一條血脉我自然不該去如
今大娘也要守他二娘也要守他的母親多不過
那希罕我這個養娘若是相公百年以後沒人替你
守節或者要我做個看家狗逢時遇節燒一分紙錢
與你我也不該去如今大娘也要守寡二娘也要守
寡馬家有甚麼大風水一時就出得三個節婦如今

但憑二位主母要留我在家服事，我也不想出門。若
還愁吃飯的多，要打發我去，我也不敢賴在家中。總
來做了鬟的人，沒有甚麼關係，失節也無損於已，守
節也無益於人，只好聽其自便罷了。麟如聽見這些
話，雖然說他老實，却也怪他無情。心上酌量道：這三
個之中，第一個不把穩的，是碧蓮；第一個把穩的，是
羅氏；莫氏還在穩不穩之間。碧蓮是個使婢，況且年
紀幼小，我活在這邊，他就老了面皮，說出這等無恥

的話我死之後還記得甚麼恩情羅氏的年紀長似
他們兩個况且又是正妻豈有不守之理莫氏既生
了兒子要嫁也未必就嫁畢竟要等兒子離了乳哺
交與大娘方嫁去得做小的在家守寡那做大的要
嫁也不好嫁得等得兒子長大要嫁人時節他的
年紀也大了顏色也衰了就沒有必守之心也成了
必守之誓將來代莫氏嫁與人不消說是此人就是
甄英氏守節者也未必不是此人分付過了只等新

氣誰想。這經只不見。死空了。我時不吃藥。那病反痊。可起來。再將養。幾時公然好了。從此以後。與羅氏莫氏。恩愛更甚。於初。若蓮只因。我。向。本色。話。說。冷了。家。主。的。心。終。日。在。面。前。走。去。眼。睛。也。沒。得。相。他。莫。說。閒。空。時。節。不。來。耕。田。菘。田。連。那。裏。忙。之。際。也。不。見。來。播。種。了。却。說。麟。如。當。初。自。垂。髫。之。年。就。入。了。學。人。都。以。神。童。目。之。道。是。兩。榜。中。人。物。怎。奈。他。自。恃。聰明。不。肯。專。心。業。業。不。但。詩。詞。歌。賦。件。件。俱。能。就。是。

琴棋書畫的技藝，星相醫卜的術數，沒有一般不會別的，還博而不精，只有岐黃一道，極肯專心，致志古語云。

秀才行醫。

如某作藝。

麟，如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又兼各樣方書，無所不閱，自然觸類旁通，見一知十，凡是鄰里鄉黨之中，有疑難的病症，醫生醫不好的，請他診一診脈，定一個方，不消一兩貼藥，就醫好了，只因他精於醫理，弄得自

已應接不暇。那此求方問病的，不是朋友，就是親戚。醫好了病，又沒有謝儀。終日賠工夫看病，賠紙筆。寫方，把自家的舉業，反荒練了。一日宗師歲試，不考。雍經脉訣出的題目，依舊是四書本經。麟如寫慣了，藥方筆下帶些黃蓮苦參之氣。宗師看了，不覺瞑眩。起來竟把他放在末等。麟如前程考壞，不好見人。心上思量道：我一向在家被人纏擾，不過不如無此失意之時。離了家鄉，竟往別處行道。古人云：得志則為良。

相不得志，則為良醫。有哉！這渡國手，何愁不以青囊致富？算計定了。分付羅氏、莫氏，說我要往遠處行醫。你們在家苦守，我立定腳跟，就來接你們同去。羅氏莫氏道：這也是個算計，就與他收拾行李。麟如止得一個老僕，留在家中給薪水。自己約一個朋友同行。那朋友姓萬，字子淵，與麟如自小結契，年事相仿，面貌也大同小異。一向從麟如學醫道的。二久離了建昌，搭江船順流而下，到了揚州，說此處是冠蓋往來。

之地客商聚集之所，借一傳百，易於出名。就在瓊花
觀前租間店面，掛了儒醫馬麟如的招牌。不多幾時，
就有知府請他看病。知府患的內傷，滿城的人都認
做外感，換一個醫生，發表一次，把知府的元氣消磨
殆盡。竟有旦夕之危。麟如走到，只用一貼清理的藥，
以後就補元氣，不上數帖，知府病勢退完，依舊陞堂
理事。道他有活命之功，十分優待。逢人便說揚州城
裡止得一個醫生，其餘都是劊子手。麟如之名由此

大著未及三月，知府陞了陝西副使，定要與麟如同去，麟如受他知遇之恩，不好推却，只是揚州生意正好，捨不得丟，就與子淵商議道：「我便隨他去，你還在此守着案巢，做個退步。」我兩個面貌相同，到此不久，地方之人還不十分相識，但有來討藥的，你竟冒我名字，應付他，料想他們認不出我，此去離家漸遠，音信難通，你不時替我寄信回去，安慰家人，分付完了，就寫一封家書，將揚州所得之物，盡皆留下，教子淵

竟便寄回，自己竟隨主人去了。子淵與麟如別後，遇
 着一個葛布客人，是自家鄉里，就將麟如所留銀信，
 交付與他，自己也寫一封家書，託他一同寄去。終日
 坐在店中，飛攬生意。那些求醫問病的，只聞其名，不
 察其人，來的都叫馬先生。馬相公，況且他用的藥，與
 麟如原差不多。地方上人，見醫得病好，一發不救，只
 是鄰舍人家，還曉得有些假借。子淵再住幾時，人頭
 漸熟，就換個地方，搬到小東門外，連鄰居都認不出。

不出了，只有幾個知事的在井邊猜疑道：聞得馬麟如是前任太爺帶去了，為甚麼還在這邊？那鄰居聽見，就述這句話來轉問于淵。于淵恐怕露出馬脚，想句巧話對他道：這句話也不為無因。他原要強我同去，我因離不得這邊，轉薦一個舍親，叫做萬子淵，隨他去了。所以人都謾傳是我鄰居聽了這句話，也就信以為實。過上半年，于淵因看病，渴了時氣，自己大病起來，自古道：盧醫不自醫，千方百劑，再效不好。不

上幾時做了異鄉之鬼，身邊沒有親人，以前積聚的
東西，盡為僱工人與地方所得，同到江都縣，連一張
報呈，知縣批着地方收殮，地方就買一口棺木，將尸
首盛了，抬去丟在新城脚下，上面刻一行字道：

江○西○醫○士○馬○麟○如○之○柩

待他親人好來識認，却說子淵在日，止託夏布客人，
寄得那封家信，只說信中之物，儘勾安家，再過一年，
半載，寄信未遲，誰想夏布客人，因貪小利，竟將家書

之銀買做貨物往浙江發賣指望翻個筋斗起時
錢依舊將原本替他寄回不想到浙江賣了貨物回
至鄆鎮地方遇着大夥強盜身邊銀兩盡為所劫正
愁這主信銀不能着落誰想回到揚州見說馬醫生
已死就知道是萬子淵了原主已沒無所稽查這宗
銀子落得送與強盜連空信都棄之水中竟往別處
營生去了却說羅氏莫氏見丈夫去後音信杳然
得人說在揚州行道就着老僕往揚州訪問老僕行

至揚州問到原舊寓處方緣得知死信老僕道我家
相公原與萬官人同來相公既死他就該趕回報信
為甚麼不見回來如今到那裡去了鄰舍道那姓萬
的是他薦與前任太爺帶往陝西去了姓萬的去在
前他死在漢相隔數千里那裡曉得他死趕回來替
你報信老僕聽到此處自然信以為真尋到新城脚
下換了棺木痛哭一場身邊並無盤費不能裝載還
家只得趕回報訃羅氏莫氏與碧蓮三人聞失兩天

來慟哉死換了孝服設了靈位一連哭了三日聞者無不傷心到四五日上羅氏莫氏痛哭如前只有碧蓮一人雖有悲淒之色不作酸楚之聲勸羅氏莫氏道死者不可復生徒哭無益大娘二娘還該保重身子替相公料理後事不要哭壞了人羅氏莫氏道你是有去路的可以不哭我們一生一世的事止於此了即欲不哭其可得乎碧蓮一片好心反討一場淺趣只見羅氏莫氏哭到數日之後不消勸得也就住

了。起先碧蓮所說料理後事的話。第一要催他設處。盤費好替家主裝喪。第二要勸他想條生計好替丈夫守節。只因一向有去路的話。截住謀臣之口。以後再不敢開言。還只道他止哀定哭之後。自然商議。及此。誰想過了一月有餘。絕不提裝喪二字。碧蓮恁耐不過。只得問道。相公的骸骨。埋在異鄉。不知大娘一娘。幾時差人去裝載。羅氏道。這句好聽的話。我家主婆怕不會說。要你做通房的開口。千里裝喪。須得

數十金盤費，如今空拳白手，那裡借辦得來？只好等有順便人去託他焚化了，稍帶回來埋在空中，做個記念罷了。孤兒寡婦之家，那裡做得爭氣之事？莫氏道：「依我的主意，也不要裝，也不要化，且留他停在那邊，待孩子大了，再做主意。」碧蓮平日看見他兩個，都有私房銀子，藏在身邊，指望各人拿出些來，湊作舟車之費，誰想都不肯破慳，說出這等惡心害理的話，碧蓮心上好生不平，欲待把大義至情責備他。

我○向○又○怕○激○了○二○人○之○怒○要○串○通○一○路○逼○他○出○門○以○
後○的○過○失○就○沒○人○規○諫○只○得○用○個○以○身○先○人○之○法○去○
感○動○他○就○對○二○人○道○碧○蓮○昨○日○與○老○蒼○頭○商○議○過○了○
扶○櫓○之○事○若○要○獨○催○船○隻○所○費○便○多○倘○若○搭○了○便○船○
順○帶○回○來○也○不○過○費○得○十○金○之○數○碧○蓮○聞○空○時○節○替○
人○做○此○針○指○今○日○半○分○明○日○三○厘○如○今○湊○集○起○來○只○
怕○也○有○一○半○本○知○大○娘○二○娘○身○邊○可○湊○得○那○一○半○出○
萬○一○湊○不○出○來○我○還○有○幾○件○青○衣○綉○則○守○孝○的○人○三○

年○穿○着○不○得○不○如○拿○去○賣○了○湊○做○這○樁○大○事○也○不○枉○
相○公○收○我○一○場○說○便○是○這○等○說○也○還○不○敢○自○專○但○憑○
大○娘○二○娘○的○主○意○羅○氏○莫○氏○被○他○這○幾○句○話○說○得○滿○
面○通○紅○那○些○私○房○銀○子○原○要○藏○在○身○邊○帶○到○別○人○家○
去○幫○貼○後○夫○的○如○今○見○他○說○得○詞○嚴○義○正○不○敢○回○個○
沒○有○只○得○齊○聲○應○道○有○是○有○矣○而○只○因○不○勾○所○以○不○
敢○行○事○如○今○既○有○你○一○半○做○主○其○餘○五○兩○自○然○是○我○
們○湊○出○來○了○還○有○甚○麼○說○得○碧○蓮○就○在○身○邊○摸○出○一○

包銀子對二人當面解開秤來。運不上五兩。若論塊數。竟有上千。羅氏莫氏見他欣然取出。知道不是虛言。只消也去開了房門。開上箱籠。就如做賊一般。解開荷包。拈出幾塊。依舊藏了。每人稱出二兩幾錢。與碧蓮的。湊成十兩之數。一齊交與老僕。老僕竟往揚州。不上一月。喪已裝回。再一塊無碍之地。將來葬了。却說羅氏起先的主意。原要先嫁碧蓮。次嫁莫氏。將他兩人的身價。都湊作自己的粧奩。或是坐產。招夫。

正條條
邪如此

式是拔賢往嫁的。誰想碧蓮首倡大義。今日所行之事。與當初未訣之言。不但迥然不同。而且判然相反。心上竟有此怕他起來。遣嫁的語。夾次來在口頭。只是不敢說出。看見莫氏的光景。還是欺負得的。要先打發他出門。好等碧蓮看樣。又多了身邊一個兒子。若教他帶去。怕人說有嫡母在家。為何教兒子去。隨繼父。若把他留在家中。又怕自己被他纏住。後來出不得門。立在兩難之地。這是羅氏的隱情了。莫氏胸

中○又○有○一○番○苦○處○一○來○見○小○似○他○的○當○嫁○不○肯○嫁○大○
似○他○的○要○嫁○不○好○嫁○把○自○己○夾○在○中○間○動○揮○不○得○二○
來○懊○恨○生○出○來○的○孽○障○大○又○不○大○小○又○不○小○若○還○有○
幾○歲○年○紀○當○得○家○僮○使○喚○娶○的○人○家○還○肯○承○受○如○今○
不○但○無○用○反○要○磨○人○那○個○肯○惹○別○人○身○上○的○蟲○到○自○
己○身○上○去○搔○索○性○是○三○朝○半○月○的○或○者○帶○到○財○主○人○
家○拚○出○得○幾○兩○銀○子○催○個○乳○娘○撫○養○待○大○了○送○他○歸○
宗○如○今○日○夜○釘○在○身○邊○啼○哭○那○個○娶○親○的○人○不○

園安逸肯容個苦刺在枕席之間。這都是莫氏心頭說不出的苦楚。與羅氏一樣病源。兩般時候。每到愁火難禁之處。就以哭夫為名。悲切上自訴其苦。只有碧蓮一人。眼無淚迹。眉少愁痕。倒比家主未死之先。更覺得安閒。少累。羅氏莫氏見他安心守寡。不想出門。起先畏惧他。後來怨恨他。再過幾時。兩個不約而同。都來磨滅他。茶冷了。水乾了。說燒不滾。飯硬了。水就說煮不熟。無中生有。是裡尋非。要和他炒鬧。碧蓮

只是逆來順受，再不與他認真。且說莫氏既有怨恨，兒子之心，少不得要見於詞色。每到他啼哭之時，不是呪，就是打，寒不與衣，饑不與食，忽將掌上之珠，變作眼中之刺。羅氏心上也恨這個小冤家，幫他的肘。起先還怕莫氏護短，怒之於中，不能形之於外。如今見他生母如此，正合着古語二句：

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

那孩子見母親打罵，自然啼哭，去投奔大娘護。

想。無。了。雷。電。撞。着。霹。靂。不。見。菩。薩。低。眉。反。惹。金。剛。以。目。甫。離。襁。褓。的。赤。子。怎。經。得。兩。處。折。磨。不。見。長。養。反。加。消。縮。碧。蓮。口。中。不。說。心。上。思。量。道。二。人。將。不。利。杜。孺。子。為。程。嬰。杵。旧。者。非。我。而。誰。每。見。孩。子。啼。哭。就。把。他。接。在。懷。中。百。般。哄。誘。又。買。些。菓。子。放。在。床。頭。晚。間。騙。他。同。睡。那。孩。子。只。要。疼。熱。那。骨。親。晚。睡。過。一。兩。夜。就。要。送。還。莫。氏。他。也。不。肯。去。了。莫。氏。已。不。得。遣。開。寬。尊。練。好。脫。身。那。裡。送。來。索。其。故。物。羅。氏。對。莫。氏。道。你。

的年紀尚小，料想守不到頭。起先孩兒離娘不得，我
 不好勸你出門。如今既有碧蓮撫養，你不如早些出
 門，省得辜負青年。莫氏道：若論正理，本該在家守節，
 只是家中田地稀少，沒有出息，養不活許多閒人。既
 蒙大娘分付，我也只得去了。只是我的孽障，怎好道
 累別人。他雖然跟住碧蓮，只怕碧蓮未必情願。萬一
 走到人家，遇上幾日，又把孩子送來，未免惹人憎惡。
 求大娘與他說個明白。他若肯認真撫養，我先把孩

子交付與他。只當是他親生親養長大之時。就不來
怨我做娘。我也不怪。若還只顧眼前。不管後日歡喜
之時。領在身邊。厭煩之時。送來還我。這就成不得了。
碧蓮立在旁邊。聽了這世說話。就不等羅氏開中。欣
然應道。二娘不須多慮。碧蓮雖是個了業也。味有此
見識。為甚麼馬家的骨血。肯拿去送與別人。莫說我
不送來。還你就是你來取討。我也决不交付。你要去
只骨去。碧蓮在生一日。撫養一日。就是碧蓮死了。還

話問他省得一番事業作兩番做就對他道碧蓮這
樁事你也要斟酌孩子不是容易領的好漢不是容
易做的後面的日子長似前邊倘若孩子磨起人來
日不肯睡夜不肯眠身上溺尿被中撒屎弄教你哭
不得笑不得那時節不要懊悔你是出慣心力的人
或者受得這個累起我一向是愛清閒貪自在的寧
可一世沒有兒子再不敢討這苦吃你如今情願末
情願這面懊悔不懊悔都趁此時說個明白省得你

惹下事來，到後面貽害於我。碧蓮笑一笑道：「大娘莫非因我拖了那個尾聲，故此生出這些遠慮麼？」方纔那句話，是見二娘疑慮不過，說來安慰他的。如何認做真話，況且我原說碧蓮死了，方纔遺累大娘。碧蓮肯替家主撫孤，也是個女中義士。天地有知，死者有靈。料想碧蓮決不會死。碧蓮不死，大娘只管受清閒享自在，決不教你吃苦。我也曉得孩子難領，好漢難做。後來日子細長，只因看不過孩子受苦，忍又得家。

可及也

主絕嗣所以情愿做個跌人自己討道苦吃如今一
言既出駟馬難追保得沒有後言大娘不消多慮羅
氏道這等說來果然是個女中義士了莫說別人連
我也學你不得既然如此我還有一句話也要替你
說過二娘去後少不得也要尋分人家打發你到那
時節你須要把秧子帶去不可說在家一日撫養一
日跨出門檻就不干你事又依舊累起我來碧蓮道
大娘在家也要個丫鬟服事為甚麼都要打發出去

羅道一引人家是大娘一個做得來的。羅氏見他問到此處，不好糊塗答應，就厚着臉皮道：「老實對你講，莫說他去之後，你住不牢，就是你去之後，連我也立不定了。」碧蓮聽了這句話，不覺目睜口呆，定了半晌。方纔問道：「這等說來，大娘也是要去的了。」請問這句說話真不真？這個意思決不決也？求大娘說個明白。等碧蓮好做主意。羅氏高聲應道：「有甚麼不真？有甚麼不決？你道馬家有多少田產？有幾個親人？難道靠

着這個又把長的孩子。教我呷西風吸露水替他守
節不成。碧蓮點點頭道。說得是。果然沒有靠傍。沒有
出息。從來的節婦。都必在富貴人家。績麻撚草的人。
如何守得寡。住這等大娘也請去。二娘也請去。待碧
蓮住在這邊。替馬氏一門做個看家狗。羅氏與莫
氏一齊問道。我們若有了人家。這房戶裡的東西。少
不得都要帶去。你一個住在家中。把甚麼東西養生。
幾何人與你做伴。碧蓮道。不妨。我與大娘二娘不同。

平日不曾受用得慣。每日只消半升米，二斤柴，就過
得去了。那六七十歲的老蒼頭，沒有甚麼用處。料理
大娘二娘，不要也。叫他住在家中，儘可以看門守戶。
若是年紀少壯的，還怕男女同居，有人議論。他是半
截下主的人，料想不生物議。等得他天年將盡，孩子
又好做伴了。這都是一切小事，不消得二位主母費
心。各請自便，就是羅氏莫氏道：你這句話，若果然出
於真心，就是我們的恩人了。請上受我們一拜。碧蓮

道主母婢妾，各看君臣，豈有此理。羅氏、莫氏道：「你若肯受拜，終見得是真心，好待我們去尋頭路。不然，還是諷刺我們的話。你不得准碧蓮道這等恁子無狀了。」就把孩子抱在懷中，外而立。羅氏、莫氏深一拜了四拜，碧蓮的身子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雖然直受連萬福，也不叫一聲。羅氏、莫氏得了這個替死之人，就如罪囚解了枷鎖，有夫去了重擔。那裡鬆膝，過連夜叫媒婆弄了人家，席捲房中之物，重

做新人去了。那蓮攪伴女工針指不住的做。除三口
吃用之外。每日還有羨餘。時常買些紙錢。到墳前燒
化。便宜了個冒名替死的。為子潤鵝。突。在陰間
受享。這些都是後話。却說馬麟如自從隨了主人往
陝西赴任。途中朝夕盤桓。比初時更加親密。主人見
他氣度泰容。出言彬雅。全不像個術士。閒中問他道。
看兄光景。大有儒者氣象。當初一定習過舉業的。為
甚原就逃之方外。隱於壺中。麟如對着知己。不好隱

胸就把自家的來歷說了一遍。主人道：這等說來，兀的天分一定是高的了。如今尚在青年，怎麼就賺了功名之志？待學生到任之後，備些燈火之資，尋塊養靜之地，尤選去讀起書來。遇着考期出來應試，有學生在那邊，不怕地方攻冒藉，倘若秋闈高捷，春榜聯登，也不枉與學生相慶一番。以醫國之手，期无焚化。所活之人，必多。孫如以刀圭濟世，吾兄又可不勉。蘇如受了這番獎勵，不覺死灰復燃，就立起身來，長揖。

而謝主人蒞任之後，果然依了前言，差人往請寺之
中討一間靜室，把麟如送去攻書。這館授餐不減，細
衣之好，未及半載，就扶持入學，科闈將近，又薦他一
名遺才，麟如恐負知己，到場中，繹想抽思，恨不得把
心肝一齊嘔出。三場得意，掛出榜來，巍然中了。少不
得公車之費，依舊出在主人身上。麟如經過揚州，教
人去訪禹子洞，請到舟中相會。地方回道：是前任太
倉儲去了。麟如諒起當初冒名的話，只得回付家。

人倒把自家的名字去訪問別人那地方都念道人已死過多時骨髓都裝回去了。還到這邊來問隣如雞狀大驚。還只道是他自己的親人來收拾回去。那裡曉得其中就裡。及至回到故鄉。着家人先去通報。教家中喚吹手轎夫來迎接回去。那家人是半波薪收的。老僕與碧蓮都不認得。聽了這話。把他啐了我。教道人家都不認得。往內室裡亂走。豈不聞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我家並沒有人讀書。別室中舉。

千○得○我○家○昆○事○還○不○快○走○家○人○趕○至○舟○中○把○前○語○直
言○告○稟○麟○如○大○詫○只○說○妻○子○無○銀○使○用○將○房○屋○賣○與
別○家○新○人○不○識○舊○主○故○以○這○般○回○覆○只○得○自○已○步○行
而○去○問○其○就○裡○誰○想○跨○進○大○門○把○老○僕○嚇○了○一○跳○掉
轉○身○子○往○內○飛○跑○對○着○碧○蓮○大○喊○道○不○好○了○相○公○的
陰○魂○出○現○了○碧○蓮○正○要○問○他○原○故○不○想○麟○如○已○立○在
面○前○碧○蓮○嚇○得○魂○不○附○體○縮○了○幾○步○立○住○問○道○相○公
你○有○甚○麼○事○放○心○不○下○今○日○回○來○見○我○莫○非○記○掛○兒

子麼戒好，替你撫養在此，不曾把與他們帶去。麟如定着眼睛，把碧蓮相一會，又把老僕相一會，方纔問道：你們莫非聽了訛言，說我死在外面了麼？我好，好一個人，如今中了回來，你們不見歡喜，反是這等大驚小怪，說見道神，這是甚麼原故？只見老僕躲在屏風背後，伸出半截頭來，答應道：相公，你在揚州行醫，害病身死，地方報官買棺材收殮了，丟在新城脚下，是我帶你回來殯葬的，怎麼還說不曾死？如今大

妹二妹雖嫁，還有蓮姐在家替你操，教守節，你也放
得下了。為甚麼青天白日走回來，嚇人。我們嚇，也
罷了。小官是你親生的，他如今睡在裡邊，千萬不要
等他看見，嚇殺了他。不干我們的事。說完，連半截頭
也縮進去了。麟如聽到此處，方練大悟道：是了，是了。
原來是萬子淵的原故。就對碧蓮道：你們不要怕，走
近身來聽我講。碧蓮也不向前，也不退後，立在原處。
應道：相公有甚麼未了之言，講來就是。陰陽之隔，不

好近身碧蓮還要留個吉祥身子替你撫旅不要怪我。我疑忌，辭如立在中堂，就說自己隨某官赴任。教子淵冒名行醫，子淵不幸身死，想是地方不知真偽，把他誤認了我，訛以傳說，致使你們裝載回來。這也是理之所有的事。汝來主人勸我棄了醫業，依舊讀書。赴考如今中了鄉科，進京會試，順便回來，安家祭祖。備細說了一遍。又道：如今說明白了，你們再不要疑心。快走過來相見。碧蓮此時滿肚驚疑，都變為狂喜。

慌忙走下階來，叩頭稱賀。老僕九分信了，還有一分疑慮，走到街簷底下，離麟如一丈多路，噓了衆個頭，起來立在旁邊，窺其動靜。麟如左顧右盼，不見羅氏，莫氏就問碧蓮道：「他方纔說大娘二娘嫁了，這句話是真的麼？」碧蓮低着頭，不敢答應。麟如又問老僕：「老僕道：若還不真，老奴怎麼敢請麟如道他為甚麼不察虛實就嫁起人來？」老僕道：「只因信以為實，所以要想嫁人，若曉得是虛，他自狀不嫁了。」麟如道：「他兩個

老○女○不○
讀○春○秋○
也○曉○得○
珠○心○之○
法○

坐在自

之中還是那一個要嫁起老僕道論出門的日子雖
是二娘先去幾日若論要嫁的心腸只怕也難分先
後一聞凶信之時各人都有此意了麟如道他肚裡
的事你怎麼曉得老僕道我回來報信的時節見他
不肯出銀子裝喪就曉得各懷去意了麟如道他既
捨不得銀子這棺材是怎麼樣回來的老僕道說起
來話長請相公坐了容老奴細稟碧蓮扯一把交椅
等麟如坐了自已到裡面去看孩子老僕就把碧蓮

不。主。老。
奴。代。說。

倡議扶柩。羅氏不肯。要託人燒化。莫氏又教丟在那邊。侍孩子大了。再處。虧得碧蓮捐出五兩銀子。纔引得那一半出來。自己帶了這此盤纏。往楊州扶棺。歸奠的話。說了一段。留住下半段。不講。待他問了。纔說。麟如道。我不信。碧蓮這個丫頭。就有恁般好處。老僕道。他的好處。還多。只是老奴力衰氣喘。一時說他。不盡相公。也不消問得。只看他此時。還在家中。就曉得。好不好。了。麟如道。也說得是。但不知他為甚麼原故。

肯把別人的兒子留下來撫養，我又不曾有甚麼好處到牠；為何肯替我守節，你把那兩個淫婦要出門的光景，與這個尙婦不肯出門的光景，備細說來我聽。老僕又把羅氏、莫氏一心要嫁，只因孩子纏住了身，不好去得，把孩子朝打一頓，菜吃一頓，磨得骨瘦如柴。若違者，不過把他領在身邊，抱養熟了，沒來羅氏要嫁莫氏，莫氏又怕送兒子還他，教羅氏與碧蓮斷過，碧蓮力任不辭。羅氏見他肯託重婚，情愿把

守節之事，讓他人噫他，四個頭歎：喜；出門去
了的話，有頭有腦，說了一遍。麟如聽到實處，不覺兩
淚交流，正在感激之時，只見碧蓮抱了孩子，走到身
邊，道：相公看：你的兒子，如今這樣大了。麟如張開
兩手，把碧蓮與孩子一齊接住，放聲大哭。碧蓮也陪
他哭了一場。方纔叙話，麟如道：你如今不是通房，竟
是我的妻子了。不是妻子，竟是我的恩人了。我的門
風，被那兩個淫婦壞盡。若不虧你替我爭氣，我今日

曰來竟是喪家狗了、又摸過魂、抱在懷中道我兒、
你若不是這個親娘、被淫婦磨作齋粉了、怎麼捱得
到如今、見你親爺的面、快和爹、一齊拜謝恩人、說
完、跪倒就拜、碧蓮扯不住、只得跪在下面、同拜、麟如
當晚重修花燭、再整洞房、自己對天發誓、從今以後、
與碧蓮做結髮夫妻、永不重嫁、再娶、這一夜枕席之
歡、自然加意、不比從前草草、竣事之後、摸著碧蓮問
道、我當初大病之時、曾與你們永訣、你彼時原說要

嫁的、怎麼、如今、倒、守、起、前、來、你、既、肯、守、節、也、該、早、對、
我、講、待、我、把、此、情、意、到、你、此、時、也、還、過、意、得、去、為、甚、
麼、無、事、之、際、倒、將、假、話、騙、人、有、事、之、時、却、把、真、情、為、
我、還、磨、得、我、活、在、這、邊、萬、一、當、真、死、了、你、這、既、苦、情、
教、誰、人、憐、你、說、罷、又、淚、下、起、來、碧、蓮、道、虧、你、是、個、讀、
書、人、話、中、的、意、思、都、詳、不、出、我、當、初、的、言、語、是、見、他、
們、輕、薄、我、之、氣、不、過、說、來、戲、誑、他、們、的、怎、麼、當、做、真、
話、他、們、一、個、說、結、髮、夫、妻、與、婢、妾、不、同、一、個、說、只、有、

守寡的妻妾沒有守寡的梅香分明見得他們是節婦我是隨波逐浪的人了分明見得節婦只許他們做不容我手下人借位的了我若也與他們一樣把牙齒咬斷鉄釘莫說他們不信連你也說是虛言我沒奈何只得把幾句綿裡藏針的話一來談話他們二來暗藏自己的心事要我把我做個防凶備言之人我原說若還孩兒沒人照管要我撫養成成人我自然不去如今生他的也難了熱他的也嫁了當初母

親○多○不○過○如○今○半○個○也○沒○有○我○如○何○不○替○你○撫○養○我
又○說○你○百○年○以○後○若○還○沒○人○守○節○要○我○燒○錢○化○紙○我
自○然○不○去○如○今○做○大○的○也○嫁○了○做○小○的○也○嫁○了○當○初
你○家○風○水○好○未○死○之○先○一○連○就○出○兩○個○節○婦○漢○來○風
水○壞○了○絲○聽○得○一○個○死○信○把○兩○個○節○婦○一○齊○遣○出○大
門○美○得○有○墓○無○人○掃○有○屋○無○人○住○我○如○何○不○替○你○看
家○這○都○是○你○家○門○不○幸○使○妻○妾○之○言○不○驗○把○梅○香○的
言○語○倒○反○驗○了○如○今○雖○有○守○寡○的○梅○香○不○見○守○寡○的

妻○妾○到○底○是○樁○反○事○不○可○謂○之○吉○祥○還○勸○你○贖○他○們○
轉○來○同○享○富○貴○待○你○百○年○以○後○使○大○家○錢○了○前○言○方○
絲○是○個○正○理○麟○如○慚○規○之○極○並○不○回○言○在○家○綢○繆○數○
日○就○上○公○車○春○間○得○意○中○在○三○甲○頭○選○了○行○入○司○未○
及○半○載○齊○詔○選○鄉○府○縣○官○員○都○出○郭○迎○接○錦○衣○綉○裳○
前○呼○後○擁○一○郡○之○中○老○幼○男○婦○人○爭○看○羅○氏○吳○氏○
見○前○夫○如○此○榮○耀○悔○恨○欲○死○都○央○馬○族○之○人○勸○麟○如○
來○贖○那○後○夫○也○怕○麟○如○的○勢○焰○情○愿○不○取○原○贖○由○上

此
夫
凌
壽
書
在
漢

送運馬族之人，忌觸麟如之怒，不好。然說起要待
舉賀之時，帝問緩，談及誰想麟如預知其意味，坐
了席，就點一本朱買臣的戲文，演到漢水難收一齣，
唱采道：這緣是個男子，衆人都說事不諧矣。大家絕
口不提，次日回覆與家羅氏的後夫，放心不下，又要
別遣羅氏，以絕禍根。終日把言語傷觸他，好待他存
點不住，常面斥道：你當初要嫁的心也太急了。世不
肯死信，真不真，奴拾包裏竟走，難道你的枕頭邊一

日也少不得。男子的待結髮之情尚且如此。我和你
半路相逢。那裡有甚麼情意。男子志在四方。誰人沒
有個離家的日子。我明日出門。萬一傳個死信回來。
只怕我家的東西。又要搬到別人家去了。與其死後
做了賒錢債。不如生前活離。還不折本。羅氏終日被
他凌辱不過。只得自縊而死。莫氏嫁的是個破落户。
終日熬餓受凍。苦不可言。死者要尋死。又痴心妄想
道丈夫雖然恨我。此時不肯取贖。兒子到底是我生

的。馬知他大來不勸父親贖我。所以熬了辛苦耐着
俄寒。要等他大來。及至兒子長大。聽說生母從前之
事情恨不了。終日來馬。在莫氏門前。走來走去。
頭也不擡一擡。莫氏一日候他經過。走出門來。一把
扯住道。我兒。你嫡親的娘在這裡。為何不來認
一認。兒子道。我只有一个母親。現在家中。那裡還有
第二個。莫氏道。我是生你的。那是領你的。你不信。只
去問人。就是兒子道。這等待我回去問父親。他若認

你○為○妻○我○就○來○認○你○為○母○做○若○父○親○不○認○我○也○不○好
來○冒○認○別○人○莫○氏○再○要○和○他○細○說○怎○奈○他○扯○脫○袖○子
頭○也○不○回○飄○然○去○了○從○此○以○波○索○可○浮○道○而○行○再○不
從○他○門○首○經○過○莫○氏○以○前○雖○不○能○勾○與○他○近○身○記○話
還○時○常○在○門○縫○之○中○張○上○他○的○面○貌○自○從○這○番○捨○白
之○後○連○面○也○不○得○見○了○終○日○摸○胸○頓○足○捨○地○呼○天○怨○恨
而○死○望○蓮○白○不○生○育○忽○到○三○十○之○外○腰○舉○二○子○與○真
氏○所○生○共○成○三○鳳○波○來○麟○如○物○故○碧○蓮○二○子○尚○小○教

誨扶持。俱賴長兄之力。長兄即莫氏所生碧蓮。當初
撫養孤兒。波來名。得孤兒之報。可見做好事的原不折
本。這叫做皇天不負苦心人也。

評

碧蓮守節。羅是梅香的奇事。尤可敬者。是在夫
夫面前。以淫污自處。而以貞潔讓人。羅莫再醮。
也是婦人的常事。最可恨者。是在丈夫面前。以
貞潔自處。而以淫污料人。跡此推之。但凡無事。

之時○曉○然○自○說○於○人○曰○我○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其○人○者○皆○有○事○之○時○之○亂○臣○賊○子○奸○夫○淫○婦○之○流○也○